

卷十九

書名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二
 十卷 明刊本
 撰者 明 笑笑生 撰
 卷 卷十九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48
 編號 D8644700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卷之一

第一回 西門慶熱結十弟兄 武二郎冷遇親哥嫂

家華去後行人絕 簫箏不響歌喉咽
 玉階寂寞墜秋露 雄劍無威光彩沉
 化爲今日西陵灰 月照當時歌舞處
 腰間仗劍斬愚夫 雖然不見人頭落
 一箇佳人體似酥 暗想教君骨髓枯

這一首詩是音年大唐國時一箇脩真煉性的英雄入聖超凡的豪傑到
 後來仿若名列仙班率領上八洞羣仙救拔四部洲沉苦一位仙長
 姓名石叢純陽子祖師所作單道世上人營營逐逐急急巴巴跳不
 出七情六慾關頭打破酒色財氣圈子到頭來同歸于盡着甚要緊雖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447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48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二卷五册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294(110)
止

294,70
8
4.3

双紅堂
小説
48(10)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卷之十九

第九十一回 孟玉樓愛嫁李衙內 李衙內怒打玉簪兒

簾展湘紋浪欲生 幽懷自感夢難成 倚牀剩覺添風味

開戶羞將待月明 擬何蜂蝶傳密意 難將螢火照離情

遙憐織女佳期近 時看銀河幾曲橫

話說一日陳敬濟聽見薛嫂兒說知孫雪娥之事這陳敬濟乘着這箇根
繇就如此這般使薛嫂兒往西門慶家對月娘說薛嫂只得見月娘說陳
姑夫在外聲言發話說不要大姐要寫狀子巡撫巡按處告你說老爹在
日收着他父親寄放的許多金銀箱籠細軟之物這月娘一來因孫雪娥
被來旺見盜財拐去二者又是來客兒小廝走了三者家人來與媳婦惠
秀又死了剛打發出去家中正七事八事聽見薛嫂兒來說此話說的謊

孤兒寡婦之苦如此

了手脚連忙催轎子打發大姐家去。但是大姐床奩箱厨陪嫁之物交玳安僱人都擡送到陳敬濟家。敬濟說：「這是他隨身嫁我的床帳粧奩，還有我家寄放的細軟金銀箱籠，須索還我。」薛嫂道：「你大丈母說來，當初丈人在時止收下這個床奩嫁粧，並沒見你別的箱籠。」敬濟又要使女元宵兒、薛嫂兒和玳安兒來對月娘說。月娘不肯把元宵與他，說這丫頭是李嬌兒房中使的。如今畱着早晚看哥兒哩。把中秋兒打發將來，說原是買了扶侍大姐的。這敬濟又不要中秋兒，兩頭來回只教薛嫂兒走。他娘張氏便向玳安說：「哥哥，你到家拜上你大娘，你家姐兒們多，也不稀罕。這個使女看守哥兒，既是與了大姐房裏好，一向你姐夫已是收用過了。他你大娘只顧畱怎的？」玳安一面到家把此話對月娘說了。月娘無言可對，只得把元宵兒打發將來。敬濟收下，滿心歡喜，說道：「可怎的也打我這條道兒。」

來正是

饒你好似鬼

喫我洗脚水

按下一頭單說李知縣兒子李衙內，自從清明郊外看見吳月娘、孟玉樓兩人一般打扮生的俱有姿色，知是西門慶妻小衙內有心愛。孟玉樓生的長挑身材，瓜子面皮，模樣兒風流俏麗，原來衙內喪偶鰥居已久，一向着媒婦各處求親，都不遂意。及見玉樓便覺動心，但無門可入，未知嫁與不嫁。從違如何，不期雪娥緣事在官，已知是西門慶家出來的。周旋委曲，在伊父案前將各犯用刑研審，追出贓物數目，望其來領。月娘害怕，又不使人見官衙內失望，因此纔將贓物入官，雪娥官賣，至是衙內謀之于廊吏，何不韋徑使官媒婆陶媽媽來西門慶家訪求親事，許說成此門親事，免縣中打卯，還賞銀五兩。這陶媽媽聽了喜歡的疾走如飛，一日到于西

稍有影
响便欲
下鉤寫
出好色
人一片
痴心

門慶門首來昭正在門首立，只見陶媽媽向前道了萬福，說道：「動問管家哥一聲，此是西門老爹家來昭道，你是那里來的老爹，已下世了，有甚話說？」陶媽媽道：「累及管家進去稟聲，我是本縣官媒人名喚陶媽媽，奉衙內小老爹鈞語分付說：『咱宅內有位奶奶要嫁人，敬來說親。』那來昭道：『這婆子好不近理，我家老爹沒了一年有餘，止有兩位奶奶守寡，並不嫁人。常言疾風暴雨不入寡婦之門，你這媒婆有要沒緊，走來胡撞甚親事，還不走快着惹的後邊奶奶知道，一頓好打。』」那陶媽媽笑說：「管家哥常言官差吏差來人不差，小老爹不使我我敢來嫁，不嫁起動進去稟聲，我好回話去。」來昭道也罷，與人方便自己方便，你少待片時等我進去，兩位奶奶一位奶奶有哥兒，一位奶奶無哥兒，不知是那一位奶奶要嫁人。陶媽媽道：「衙內小老爹說清明那日郊外曾看見來，是面上有幾點白麻子的。」

眾人待
我眾人
報之玉
樓雖登
自無終
守之理
月娘何
覓之晚

那位奶奶來昭聽了，走到後邊如此這般告月娘說，縣中使了箇官媒人在外面倒把月娘吃了一驚，說我家並沒半個字見送出外邊人怎得曉的。來昭道：「曾在郊外清明那日見來，說臉上有幾個白麻子兒的月娘便道：『莫不孟三姐也。』」臘月裡蘿蔔動個心，忽刺入要往前進嫁人，正是世間海水知深淺，惟有人心難忖量。一面走到玉樓房中坐下，便問孟三姐：「奴有件事兒來問你，外邊有箇保山媒人說是縣中小衙內清明那日曾見你一面說你要往前進，端的有此話麼？」看官聽說當時沒巧不成話，自古姻緣着線牽，那日郊外孟玉樓看見衙內生的一表人物風流博浪，兩家年甲多相彷彿，又會走馬拈弓弄箭，彼此兩情四目都有意，已在不言之表，但未知有妻子無妻子，口中不言心內暗度，男子漢已死，奴身邊又無所出，雖故大娘有孩兒，到明日長大了，各肉兒各疼，閃的我樹倒無陰竹。

提是有
良心人
情景

籃兒打水又見月娘自有了孝哥兒心腸改變不似往時我不如往前進一步尋上箇葉落歸根之處還只顧傻傻的守此甚麼到沒的擔閣了奴的青春年少正在思慕之間不想月娘進來說此話正是清明郊外看見的那個人心中又是歡喜又是羞愧口裡雖說大娘休聽人胡說奴並沒此話不覺把臉來飛紅了正是

含羞對眾休開口

理髮無言只搵頭

月娘說此是各人心裡事奴也管不的許多一面叫來昭你請那保山進來來昭門首喚陶媽媽進到後邊見月娘行畢了禮數坐下小丫鬟倒茶吃了月娘便問保山來有甚事陶媽媽便道小媳婦無事不登三寶殿奉本縣正宅衙內分付說貴宅上有一位奶奶要嫁人講說親事月娘道俺家這位娘子嫁人又沒曾傳出去你家衙內怎得知道陶媽媽道俺家衙

內說來清明那日在郊外親見這位娘子生的長挑身材瓜子面皮臉上
有稀稀幾箇白麻子便是這位奶奶月娘聽了不消說就是孟三姐了
是領陶媽媽到玉樓房中明間內坐下等勾多時玉樓梳洗打扮出來陶
媽媽道了萬福說道就是此位奶奶果然話不虛傳人材出眾蓋世無雙
堪可與俺衙內老爹做個正頭娘子玉樓笑道媽媽休得亂說且說你衙
內今年多大年紀原娶過妻小沒有房中有人也無姓甚名誰有官身無
官身從實說來休要搗謊陶媽媽道天麼天麼小媳婦是本縣官媒不比
外邊媒人快說謊我有一句說一句並無虛假俺知縣老爹年五十多歲
止生了衙內老爹一人今年屬馬的三十一歲正月二十三日辰時建生
見做國子監上舍不久就是舉人進士有滿腹文章弓馬熟閑諸子百家
無不通曉沒有大娘子二年光景房內止有一箇從嫁使女答應又不出

說遠似
近說未
見似目
親說未
來似現
在非有
此嘴如
何做得
婦人

眾要尋個娘子當家敬來宅上說此親事若是咱府上做這門親事老爹
說來門面差徭墳塋地土錢糧一例盡行蠲免有人欺負指名說來拏到
縣裡任意拶打玉樓道你衙內有兒女沒有原籍那里人氏誠恐一時任
滿千山萬水帶去奴親都在此處莫不也要同他去陶媽媽道俺衙內身
邊兒花女花沒有好不單徑原籍是咱北京真定府棗強縣人氏過了黃
河不上六七百里他家中田連阡陌驟馬成群人丁無數走馬牌樓都是
撫按明文聖旨在上好不赫耀驚人如今娶娘子到家做了正房過後他
得了官娘子便是五花官誥坐七香車為命婦夫人有何不好這孟玉樓
被陶媽媽一席話說得千肯萬肯一云喚蘭香放桌兒看茶食點心與保
山吃因說保山你休怪我叮嚀盤問你這媒人們說謊的極多奴也吃人
哄怕了陶媽媽道好奶奶只要一箇比一箇清自清淨自渾好的帶累了

不可與
爭故厚
薄親疎
全不介
意所處
似高而
其心實
非坦杰
觀吃人
哄相一
語辰和
俱矣

反的小媳婦並不搗謊只依本分做媒奶奶若肯了寫個婚帖兒與我好
回小老爹話去玉樓取了一條大紅段子使玳安交鋪子裡傳夥計寫了
生時八字吳月娘便說你當初原是薛嫂兒說的媒如今還使小厮叫將
薛嫂兒來兩箇同拏了帖兒去說此親事總是禮不多時使玳安兒叫了
薛嫂兒來見陶媽媽道了萬福當行見當行拏着帖兒出離西門慶家門
往縣中回衙內話去一個是這里冰人一個是那頭保山兩張口四十八
個牙這一去管取說得月裡嫦娥尋配偶巫山神女嫁襄王陶媽媽在路
上問薛嫂兒你就是這位娘子的原媒薛嫂道便是陶媽媽問他原先嫁
這裡根兒是何人家的女兒嫁這裡是女兒是再婚這薛嫂兒便一五一
十把西門慶當初從楊家娶來的話告訴一遍因見婚帖兒上寫女命三
十七歲十一月二十七日子時生說只怕衙內嫌年紀大些怎了他今纔

三十一歲倒大六歲薛嫂兒咱拏了這婚帖兒交個過路的先生算着年命妨碍不妨碍若是不對咱瞞他幾歲兒也不○編○算○妄○想○算說謊二人走來再不見路過响板的先生只見路南遠遠的一箇卦肆青布帳幔掛着兩行大字子平推貴賤銖筆判榮枯有人來算命直言不容情帳子底下安放一張桌子裡面坐着個能寫快算靈先生這兩箇媒人向前道了萬福先生便讓坐下薛嫂道有箇女命累先生算一算向袖中拏出三分命金來說不當輕視先生權且收了路過不曾多帶錢來先生道請說八字陶媽媽遞與他婚帖看上面有八字生日年紀先生道此是合婚一面捏指尋紋把算子搖了一搖開言說道這位女命今年三十七歲了十一月廿七日子時生甲子月辛卯日庚子時理取印綬之格女命逆行見在丙申運中丙合辛生往後大有威權執掌正堂夫人之命四柱中雖夫星多然是財命

玉樓一
身借算
命口申
斷出似
太似不
然後不
再見矣
妙法

益夫發福受夫寵愛這兩年定見妨碍見過了不曾薛嫂道已尅過兩位夫主了先生道若見過後來好了薛嫂兒道他往後有子沒有先生道子早哩直到四十一歲纔有一子送老一生好造化富貴榮華無比取筆批下命詞四句道

嬌姿不失江梅態

三揭紅羅兩面看

會看馬首昇騰日

脫却寅皮任意移

薛嫂問道先生如何是會看馬首昇騰日脫却寅皮任意移這兩句俺每不懂起動先生講說講說先生道馬首者這位娘子如今嫁個屬馬的夫主才是貴星享受榮華寅皮是尅過的夫主是屬虎的雖故寵愛只是偏房往後一路功名直到六十八歲有一子壽終夫妻偕老兩箇媒人說道如今嫁的倒果是個屬馬的只怕大了好幾歲配不來求先生改少兩歲

纔好先生道既要改就改做了卯三十四歲罷薛嫂道三十四歲與屬馬的也合的着麼先生道丁火庫金火逢金煉定成大器正合得着當下改做三十四歲兩個拜辭了先生出離卦肆逕到縣中門子報入衙內便喚進陶薛二媒人旋磕了頭衙內便問那個婦人是那里的陶媽媽道是那邊媒人因把親事說成告訴一遍說娘子人材無比的好只爭年紀大些小媳婦不敢擅便隨衙內老爹尊意討了個婚帖在此于是通上去李衙內看了上寫着三十四歲十一月廿七日子時生說道就大三兩歲也罷薛嫂兒插口道老爹見的多自古道妻大兩黃金長妻大三黃金山這位娘子人材出眾性格溫柔諸子百家當家理紀自不必說衙內道我已見過不必再相只擇吉日良時行茶禮過去就是了兩個媒人稟說小媳婦幾時來伺候衙內道事不可稽遲你兩箇明日來討話往他家說每人賞

薛嫂此語說過兩通死似今人一篇文意到處皆用



了一兩銀子做腳步錢兩箇媒人歡喜出門不在話下這李衙內見親事已成喜不自勝即喚廊吏何伯章來商議對父親李知縣說了令陰陽生日定四月初八日行礼十五日准娶婦人過門就兌出銀子來委托何伯章小張閒買辦茶紅酒禮不必細說兩個媒人次日討了日期往西門慶家回月娘玉樓話正是姻緣本是前生定曾向藍田種玉來四月初八日縣中備辦十六盤羹果茶餅一副金絲冠兒一副金頭面一條瑪瑙帶一副玳瑁七事金鐲銀釧之類兩件大紅宮錦袍兒四套粧花衣服三十兩札錢其餘布絹綿花共約二十餘拾兩箇媒人跟隨廊吏何伯章押担到西門慶家下了茶十五日縣中撓了許多快手閒漢來搬抬孟玉樓床帳嫁粧箱籠月娘看着但是他房中之物盡數都交他帶去原舊西門慶在日把他一張八步彩漆床陪了大姐月娘就把潘金蓮房中那張螺鈿床

前後脈絡照映一毫不亂

金瓶梅

十九卷 第九十一回

陪了他。玉樓交蘭香跟他過去，留下小喬與月娘看哥兒。月娘不肯說你房中丫頭我怎好留下你的。左右哥兒有中秋兒綉春和妳子也勾了玉樓止，留下一對銀回回壺與哥兒耍子做。一念兒其餘都帶過去了。到晚夕一頂四人大轎，四對紅紗燈籠，八個皂隸跟隨來娶。玉樓戴着金梁冠兒，插着滿頭珠翠，胡珠子，身穿大紅通袖袍兒。先辭拜西門慶，靈位然後拜月娘。月娘說道：孟三姐你好狠也，你去了撇的奴孤另另獨自一個，和誰做伴兒。兩個攜手哭了一回，然後家中大小都送出大門，媒人替他帶上紅羅銷金蓋袱，抱着金寶瓶。月娘守寡，出不的門，請大姨送親送到知縣衙裡來。滿街上人看見說：此是西門大官人第三娘子嫁了知縣相公兒子衙內。今日吉日良時娶過門，也有說好的，也有說歹的。說好者當初西門大官人怎的為人做人，今日死了，止是他大娘子守寡，正大有兒子。

此一
是作
大意

房中禮不過這許多人來，都交各人前進。甚有張玉有那說歹的，街談巷議指戳說道：西門慶家小老婆如今也嫁人了。當初這厮在日專一違天害理，貪財好色，姦騙人家妻女，今日死了老婆帶的東西嫁人的嫁人，拐帶的拐帶，養漢的養漢，做賊的都野雞毛兒，零擄了常言三十年遠報而今眼下就報了。旁人紛乚議論不題。且說孟大姨送親到縣衙內，鋪陳床帳停當，留坐酒席來家。李衙內賞薛嫂兒陶媽媽每人五兩銀子，一段花紅利市，打發出門。至晚兩箇成親，極盡魚水之歡。于飛之樂，到次日吳月娘送茶完飯，楊姑娘已死，孟大姑子二姑子孟大姨都送茶到縣中衙內這邊。下回書請眾親戚女眷做三日，扎彩山吃筵席，都是三院樂人妓女動鼓樂，扮演戲文。吳月娘那日亦滿頭珠翠，身穿大紅通袖袍兒，百花裙，繫蒙金帶，坐大轎來衙中做三日赴席。在後所吃酒，知縣奶乚出來。

此討此
景真難
力情任
缺人也
應下淚

陪待月娘回家，因見席上花攢錦簇，歸到家中，進入後邊院落，靜悄悄無個人接應。想起當初有西門慶在日，姊妹們那樣鬧熱，往人家赴席來家，都來相見說話。一條板凳坐不了，如今並無一個兒了。一面撲着西門慶靈床兒，不覺一陣傷心，放聲大哭，哭了一回，被丫鬚小玉勸止。正是

平生心事無人識

只有穿窓皓月知

這裡月娘憂悶不題，却說李衙內和玉樓兩個女貌才郎，如魚如水，正合着油瓶蓋，每日燕爾新婚，在房中厮守。一步不離端詳，玉樓容貌越看越愛，又見帶了兩個從嫁丫鬚，一箇蘭香，年十八歲，會彈唱，一箇小鸞，年十五歲，俱有顏色，心中欢喜，没入脚處，有詩為証。

堪誇女貌與才郎

天合姻緣礼所該

十二巫山雲雨會

兩情願保百年偕

今人以
色帽捏
中者本
此

原來衙內房中先頭娘子丟了一個大丫頭，約三十年紀，名喚玉簪兒，專一搽胭脂粉，作怪成精，頭上打着盤頭，揸鬚，手帕苦蓋，周圍勒銷金箍兒，假充作髮髻，身上穿一套怪綠喬紅的裙襖，脚上穿着雙撻船樣四個眼的剪絨鞋，約長尺二，在人根前，輕身浪蕩，做勢擎班。衙內未娶玉樓時，他便逐日頓羹頓飯，殷勤扶持，不說強說，不笑強笑，何等精神。自從娶過玉樓來，見衙內和他如膠似漆，把他不丟，揪採這丫頭，就使性兒起來。一日衙內在書房中看書，這玉簪兒在廚下頓了一盞好菓仁炮茶，双手用盤兒托來書房裡，笑嘻嘻掀開簾兒，送與衙內，不想衙內看了一回書，搭伏定書桌就睡着了。這玉簪兒叫道：「爹誰似奴疼你，頓了這盞好茶兒與你吃。」你家那新娶的娘子還在被窩裡睡得好覺兒，怎不交他那小大姐送盞茶來與你吃。因見衙內打盹，在眼前只顧叫不應，說道：「老花子，你黑

此是衙
內常走
非的夜
作之也

寫怪奴
怪態不
獨言語
怪衣裳
怪形貌
舉止怪
氣味心
思胎骨
之怪俱
粉摹出
真醜鍾
造物之
手

夜做夜作使乏了也怎的大白日打盹睡起來吃茶叫衙內惺了看見
是他喝道怪碎奴才把茶放下與我過一邊去這玉簪兒滿臉羞紅使性
子把茶丟在桌上出來說道好不識人敬重奴好意用心大清早辰送盞
茶兒來你吃倒要喝起我來常言醜是家中寶可喜惹煩惱我醜你當初
瞎了眼誰交你要我來被衙內所見趕上但力踢了兩靴脚這玉簪兒登
時把那付奴臉勝的有房梁高也不搭臉了也不頓茶了趕着玉樓也不
叫娘只你也我也無人處一屁股就在玉樓床上坐下玉樓亦不去理他
他背地又壓伏蘭香小鴛說你休趕着我叫姐只叫姨娘我與你娘係大
小之分又說你只背地叫罷休對着爹爹你每日跟隨我行用心做活
你若不听我說老娘拏煤鏃子請你後來幾次見衙內不理他他就撒懶
起來睡到日頭半天還不起來飯兒也不做地兒也不掃玉樓分付蘭香

小鴛你休靠玉簪兒了二人自去廚下做飯打發你爹吃罷這玉簪又
氣不憤使性謗氣牽家打伙在廚房內打小鴛罵蘭香賊小奴才小淫婦
兒雖磨也有個先來後到先有你娘來先有我來都是你娘兒們占了罷
不獻這個勤兒也罷了當原先俺死的那個娘也沒曾失口叫我声玉簪
兒你進門幾日就題名道姓叫我我是你手裡使的人也怎的你未來時
我和俺爹同床共枕那一日不睡到齋時纔起來和我兩個如糖拌蜜如
蜜攪酥油一般打熱房中事那些兒不我手裡過自從你來了把我蜜
罐兒也打碎了把我姻緣也折散開了一攆匕到我明間冷清匕支板橈
打官舖再不得嘗着俺爹那件東西兒如今甚么滋味了我這氣苦也沒
有聲訴你當初在西門慶家也會做第三個小老婆來你小名兒叫玉樓
敢說老娘不知道你來在俺家你識我見大家膿着些罷了會那等喬張

致呼張喚李，誰是你買到的，屬你管轄。不知玉樓在房中聽見氣的發昏，又不好聲言對衙內說。一日熱天，也是合當有事，晚夕衙內分付他廚下熱水拏浴盆來，房中要和玉樓洗澡。玉樓便說你交蘭香熱水罷，休要使他衙內不從，說道我偏使他休要慣了。這奴才玉簪兒見衙內要水和婦人共浴蘭湯，效魚水之歡，心中正沒好氣，拏浴盆進房往地下，只一墩用大鍋燒上一鍋滾水，口內喃七吶七說道也，沒見這浪淫婦刁鑽古怪，禁害老娘無故，也只是個浪精，毬沒三日不拏水洗像我與俺主子睡成月也不見點水兒，也不見展污了甚，及佛眼兒偏這淫婦會兩番三次才蹬老娘，直罵出房門來。玉樓聽見也不言語，衙內听了此言，心中大怒，澡也洗不成，精香梁鞞着鞋向床頭取拐子，就要走出來。婦人攔阻住，說道隨他罵罷，你好惹氣，只怕熱身子出去風試着你，倒值了多的。衙內那裡按

不惟
破口

納得住，說道你休管這奴才無禮，向前一把手採住他頭髮，拖踏在地下，輪起拐子兩點打將下來。饒玉樓在傍勸着，也打了二三十下在身，打的這丫頭急了，跪在地下告說：爹你休打我，我想爹也看不上我在家裡了，情愿賣了我罷。衙內聽了，亦發惱怒起來，又狠了幾下。玉樓勸道：他既要出去，你不消打倒，沒得氣了。你衙內隨令伴當，即時叫將陶媽媽來，把玉簪兒領出去，便賣銀子來交，不在話下。正是：敢蟲遭扇打，只爲嘴傷人。有詩爲証：

百禽啼後人皆喜，惟有鴉鳴事若何。
見者多言聞者唾，只爲人前口嘴多。

第九十二回 陳敬濟被陷嚴州府 吳月娘大鬧授官廳
猛虎馮其威 往往遭急縛 雷吼徒咆哮 枝撐已在脚

忽看皮寢處無復睛閃爍人有甚于斯足以劝元惡

話說李衙內打了玉簪兒一頓卽時叫陶媽媽來領出賣了八兩銀子另
買了箇十八歲使女名喚滯堂兒上竈不在話下却表陳敬濟自從西門
大姐來家交還了許多床帳粧奩箱籠家伙三日一場嚷五日一場鬧問
他娘張氏要本錢做買賣他母舅張團練來問他母親借了五十兩銀子
復謀管事被他吃醉了往張舅門上罵嚷他張舅受氣不過另問別處借
了銀子幹成管事還把銀子交還將來他母親張氏着了一場重氣染病
在身日逐臥床不起終日服藥請醫調治吃他逆毆不過只得兌出三百
兩銀子典他叫陳定在家門首打開兩間房子開布舖做買賣敬濟便逐
日結交朋友陸三郎楊大郎狐朋狗黨在舖中彈琵琶抹骨牌打雙陸吃
半夜酒看看把本錢弄下去了陳定對張氏說他每日飲酒花費張氏聽

信陳定言語便不肯托他敬濟反說陳定染布去尅落了錢把陳定兩口
兒撞出來外邊居住却搭了楊大郎做夥計這楊大郎名喚楊光彥綽號
爲鐵指甲專一糶風賣雨架○原○生○意○謊鑿空他許人話如捉影捕風騙人財似探
囊取物這敬濟問娘又要出二百兩銀子來添上共湊了五百兩銀子信
着他往臨清販布去這楊大郎到家收拾行李跟着敬濟從家中起身前
往臨清馬頭上尋缺貨去到了臨清這臨清聞上是箇熱鬧繁華大馬頭
去處商賈往來之所車輛輻輳之地有三十二條花柳巷七十二座管絃
樓這敬濟終是年小後生被這楊大郎領着遊娼樓登酒店貨物到販得
不多因走在一娼樓見了一箇粉頭名喚馮金寶生的風流俏麗色藝雙
全問青春多少鴿子說姐兒是老身親生之女止是他一人掙錢養活今
年青春纔交二九一十八歲敬濟一見心目蕩然典了鴿子五兩銀子房

金一連和他歇了幾夜。楊大郎見他愛這粉頭，留連不捨，在旁花言說，念就要娶他家去。楊子開口要銀一百二十兩，講到一百兩上，兌了銀子，娶了來家。一路上用轎擡着，楊大郎和敬濟都騎馬，押着貨物車走。一路揚鞭走馬，那樣歡喜，正是一

多情燕子樓

馬道空回首

載得武陵春

陪作鸞鳳友

張氏見敬濟貨到，取得不多，把本錢到娶了一箇唱的來家。又着了口重氣，嗚呼哀哉，斷氣身亡。這敬濟不免買棺裝殮，念經做七，停放了一七光景，發送出門，祖塋合葬。他母舅張團練看他娘面上，亦不和他一般見識。這敬濟墳上覆墓回來，把他娘正房三間中間，供養靈位。那兩間收拾與馮金寶住。大姐到任，着耳房又替馮金寶買了丫頭，重喜兒伏侍門前。楊

八四

大郎開着舖子，家裡大酒大肉，買與唱的吃。每日只和唱的睡，把大姐丟着不去，揀採一日打聽孟玉樓嫁了李知縣兒子李衙內，帶過許多東西去。三年任滿，李知縣陞在浙江嚴州府做了通判，領憑起身，打水路赴任去了。這陳敬濟因想起昔日在花園中拾了孟玉樓那根簪子，就要把這根簪子做箇証兒，趕上嚴州去，只說玉樓先與他有了姦，與了他這根簪子，不合又帶了許多東西，嫁了李衙內，都是昔日楊戩寄放金銀箱籠，應沒官之物。那李通判一箇文官，多大湯水，聽見這箇利害口聲，不怕不叫。他兒子雙手把老婆奉與我，我那時取將來家，與馮金寶做一對兒，落得好受用。正是計就月中擒玉兔，謀成日裡捉金烏。敬濟不來到好，此一來，正是失曉人家逢五道，凍冷餓鬼撞鍾馗。有詩爲証。

趕到嚴州訪玉人

人心難討似石沉

解分官
作孽不
可活敬
洛此特
處皆自
存筆也

侯門一旦深似海

從此蕭郎落陷坑

一日陳敬濟打點他娘箱中尋出一千兩金銀，留下一百兩與馮金實家，中盤纏。把陳定復叫進來看家，奔門前舖子發賣零碎布匹。他與楊大郎又帶了家人陳安，押着九百兩銀子，從八月中秋起身，前往湖州販了半船絲綿綉絹，來到清江浦馬頭上，灣泊住了船隻，投在箇店主人陳二店內。交陳二殺鷄取酒與楊大郎共飲，飲酒中間，和楊大郎說：「夥計，你暫且看守船上貨物，在二郎店內畧住數日。等我和陳安拏些人事禮物，往浙江嚴州府看看家姐，嫁在府中，多不上五日，少只三日就來。」楊大郎道：「哥去只顧去，兄弟情愿店中等候。」哥到日一同起身。這陳敬濟千不合萬不合，和陳安身邊帶了些銀兩人事禮物，有日取路，逕到嚴州府，進入城內，投在寺中安下，打聽李通判到任一箇月，家小船隻纔到三日。這陳敬濟

馮金實 百金耳 儘船中 所有可 得九湯 金實乃 奈而求 一無踪 影之玉 樓天失 算矣

不敢怠慢，買了四盤禮物，四疋紵絲尺頭，兩罈酒。陳安押着他，便揀選衣帽齊整，眉目光鮮，逕到府衙前，與門吏作揖道：「煩報一聲，說我是通判李老爹衙內新娶娘子的親。」孟二舅來探望，這門吏聽了，不敢怠慢，隨即稟報進去。衙內正在書房中看書，聽見是婦人兄弟，令左右先把禮物擡進來。一面忙整衣冠道：「有請。」把陳敬濟請入府衙廳上敘禮，分賓主坐下。說道：「前日做親之時，怎的不會？」孟敬濟道：「在下因在川廣販貨，一年方回，不知家姐嫁與府上有失親近。今日敬備薄禮，來看看家姐。」李衙內道：「一向不知失禮，恕罪恕罪。須臾茶湯已罷，衙內令左右把禮帖并禮物取進去對你娘說。」二舅來了，孟玉樓正在房中坐的，只聽小門子進來報說：「孟二舅來了。」玉樓道：「再有那箇孟舅，莫不是我二哥孟銳來家了。」千山萬水來看我，只見伴當拏進禮物和帖兒來，上面寫着「眷生孟銳」，就知是他兄

第一面道有請令蘭香收拾後堂乾淨，玉樓裝點打扮，俟候出見。只見衙內讓進來，玉樓在簾內觀看，可霎作怪，不是他兄弟，却是陳姐夫。他來做甚麼？等我出去見他。怎的說話？常言親不親，故鄉人，美不美，鄉中水。雖然不是我兄弟，也是我女婿人家。一面整粧出來拜見。那敬濟說道：一向不知姐姐嫁在這裡，沒曾看得纔說得這句，不想門子來請衙內。外邊有客來了。這衙內分付玉樓款待二舅，就出去待客去了。玉樓見敬濟磕下頭去，連忙還禮說道：姐夫免禮。那陣風兒刮你到此，敘畢，祇數讓坐，叫蘭香看茶出來，吃了茶，彼此敘了些家常話兒。玉樓因問大姐好麼？敬濟就把從前西門慶家中出來，并討箱籠的一節話，告訴玉樓。玉樓又把清明節上墳，在永福寺遇見春梅，在金蓮墳上燒帛的話，告訴他。又說我那時在家中，也常勸你大娘疼女兒，就疼女婿，親姐夫，不曾養活了外人。他聽信

借金蓮
爲挑撥
之端亦
妙

小人言語把姐夫打發出來，落後姐夫討箱籠。我就不知道敬濟道不瞞你老人家，說我與六姐相交，誰人不知？生生吃他聽奴才言語，把他打發出去，纔吃武松殺了他。若在家，那武松有七箇頭，八箇膽，敢往你家來殺他。我這仇恨結的，有海來深，六姐死在陰司裡，也不饒他。玉樓道：姐夫也罷，丟開手的事，自古冤仇只可解，不可結。說話中間，丫鬟放下桌兒，擺下酒來，盃盤殺品堆滿春臺。玉樓斟上一盃酒，雙手遞與敬濟說：姐夫遠路風塵，無事破費。且說一盃兒水酒，這敬濟用手接了，唱了喏，亦斟一盃回奉婦人。敘禮坐下，因見婦人姐夫長，姐夫短，叫他口中不言，心內暗道：這淫婦怎的不認犯，只叫我姐夫，等我慢慢的探他。當下酒過三巡，餚添五道，彼此言來語去，說得入港。這敬濟酒蓋着臉兒，常言酒情深似海，色膽大如天，見無人在跟前，先丟幾句邪言，說入去道：我兄弟思想姐姐，如渴

未何而
言殊無
叔色其
良心喪
盡矣

思。疑。如。熱。思。涼。想。當。初。在。丈。人。家。怎。的。在。一。處。下。棋。抹。牌。同。坐。雙。雙。似。背。
蓋。一。般。誰。承。望。今。日。各。自。分。散。你。東。我。西。玉。樓。笑。道。姐。夫。好。說。自。古。清。者。
清。而。渾。者。渾。又。而。自。見。這。敬。濟。笑。嘻。嘻。向。袖。中。取。出。一。包。雙。人。兒。的。香。茶。
遞。與。婦。人。說。姐。姐。你。若。有。情。可。憐。見。兄。弟。吃。我。這。箇。香。茶。兒。說。着。就。連。忙。
跪。下。那。婦。人。登。時。一。點。紅。從。耳。畔。起。把。臉。飛。紅。了。一。手。把。香。茶。包。兒。掠。在。
地。下。說。道。好。不。識。人。敬。重。奴。好。意。遞。酒。與。你。吃。到。戲。弄。我。起。來。就。撒。了。酒。
席。往。房。裡。去。了。敬。濟。見。他。不。理。一。面。拾。起。香。茶。來。就。發。話。道。我。好。意。來。看。
你。你。到。變。了。卦。兒。你。敢。說。你。嫁。了。通。判。兒。子。好。漢。子。不。採。我。了。你。當。初。在。
西。門。慶。家。做。第。三。箇。小。老。婆。沒。曾。和。我。兩。箇。有。首。尾。因。向。袖。中。取。出。舊。時。
那。根。金。頭。銀。簪。子。拏。在。手。內。說。這。箇。是。誰。人。的。你。既。不。和。我。有。姦。這。根。簪。
兒。怎。落。在。我。手。裡。上。面。還。刻。着。玉。樓。名。字。你。和。大。老。婆。串。同。了。把。我。家。寄。

玉樓
關亦快
恭而忽
憐忽喜
其傍易
知只好
亦敬濟
小孩子

敬濟可
謂小兒
強作解
事

放。的。八。箱。子。金。銀。細。軟。玉。帶。寶。石。東。西。都。是。當。朝。楊。戩。寄。放。應。沒。官。之。物。
都。帶。來。嫁。了。漢。子。我。教。你。不。要。慌。到。八。字。八。釵。兒。上。和。你。答。話。玉。樓。見。他。
發。話。拏。的。簪。子。委。是。他。頭。上。戴。的。金。頭。蓮。瓣。簪。兒。昔。日。在。花。園。中。不。見。怎。
的。落。在。這。短。命。手。裡。恐。怕。嚷。的。家。下。人。知。道。須。臾。變。作。笑。吟。吟。臉。兒。走。將。
出。來。一。把。手。拉。敬。濟。說。道。好。姐。夫。奴。鬪。你。要。子。如。何。就。惱。起。來。因。觀。看。左。
右。無。人。悄。悄。說。你。既。有。心。奴。亦。有。意。兩。箇。不。絲。分。說。撲。着。就。親。嘴。這。陳。敬。
濟。把。舌。頭。似。蛇。吐。信。子。一。般。就。舒。到。他。口。裡。交。他。啞。說。道。你。叫。我。聲。親。親。
的。丈。夫。纔。算。你。有。我。之。心。婦。人。道。且。禁。聲。只。怕。有。人。聽。見。敬。濟。俏。俏。向。他。
說。我。如。今。治。了。半。船。貨。在。清。河。浦。等。候。你。若。肯。下。顧。時。如。此。這。般。到。晚。夕。
假。扮。門。子。私。走。出。來。跟。我。上。船。家。去。成。其。夫。婦。有。何。不。可。他。一。箇。文。職。官。
怕。是。非。莫。不。敢。來。抓。尋。你。不。成。婦。人。道。既。然。如。此。也。罷。約。會。下。你。今。晚。在。

觀此則一輩強
曹尚勾挑者不
爲厭物
則爲笑
其明矣

府牆後等着，奴有一包金銀細軟，打牆上繫過去，與你接了。然後奴纔扮做門子，打門裡出來，跟你上船去罷。看官聽說，正是佳人有意，那怕粉牆高萬丈，紅粉無情。總然共坐隔千山，當時孟玉樓若嫁得箇癡蠢之人，不如敬濟。敬濟便下得這箇鉢，鏟着。如今嫁這李衙內，有前程，又且人物風流，青春年少，恩情美滿。他又拘你做甚？休說平日，又無連手。這箇郎君，也是合當倒運，就吐實話，泄機與他，到吃婆娘哄賺了。正是

花枝葉下猶藏刺

人心難保不懷毒

當下二人會下話，這敬濟吃了幾盃酒，告辭回去。李衙內連忙送出府門，陳安跟隨而去。衙內便問婦人：你兄弟在那裡？下處我明日回拜他去。送此，頃程與他婦人便說：那裡是我兄弟？他是西門慶家女婿。如此這般，來拘搭要拐我出去。奴已約下他，今晚三更在後牆相等。咱不如將計就計。

○玉○樓○亦○惡○
把他當賊拏下，除其後患。如何衙內道：耐這廝無端，自古無毒不丈夫。

不是我去尋他，他自來送死。一面走出外邊，叫過左右伴當，心腹快手如此這般預備去了。這陳敬濟不知機變，至半夜三更，果然帶領家人陳安來府衙後牆下，以咳嗽爲號。只聽牆內玉樓聲音打牆上掠過一條索子去，那邊繫過一大包銀子。原來是庫內拏的二百兩，賍罰銀子。這敬濟纔待教陳安拏着走，忽聽一聲梆子響，黑影裡閃出四五條漢，叫聲有賊了。登時把敬濟連陳安都綁了。稟知李通判，分付都且押送牢裡去。明日問理。原來嚴州府正堂知府姓徐，名喚徐封，係陝西臨洮府人氏，康成進士。極是簡清廉剛正之人。次日早升堂，左右排兩行官吏。這李通判上去，畫了公座。庫子呈稟賊情事，帶陳敬濟上去說：昨夜至一更時分，有先不知名。今知名賊人二名，陳敬濟、陳安，鏹開庫門鎖鑰，偷出賍銀二百兩，越牆而

榜敢寄
至當廳跪下
知府見敬濟年少清俊便問這廝是那裡人氏因何來我這
府衙公廨夜晚做賊偷盜官庫賍銀有何理說那陳敬濟只顧磕頭聲冤
徐知府道你做賊如何聲冤李通判在旁欠身便道老先生不必問他眼
見得賍証明白何不加起刑來徐知府即令左右拏下去打二十板李通
判道人是苦蟲不打不成不然這賊便要展轉當下兩邊皂隸把敬濟陳
安拖番大板打將下來這陳敬濟口內只罵誰知淫婦孟三兒陷我至此
冤哉苦哉這徐知府終是黃堂出身官人聽見這一聲必有緣故纔打到
上板上喝令住了且救下監去明日再問李通判道老先生不該發落他
常言人心似鐵官法如爐從容他一夜不打緊就翻異口詞徐知府道無
妨吾自有主意當下獄卒把敬濟陳安押送監中去訖這徐知府心中有

聽訟耳
可謂善
徐知府
上求之
在形跡
不可只
心要細
自要明
且要聽
聽訟人

過致被捉獲來見老爺徐知府喝令帶上來把陳敬濟并陳安揪採驅擁
至當廳跪下知府見敬濟年少清俊便問這廝是那裡人氏因何來我這
府衙公廨夜晚做賊偷盜官庫賍銀有何理說那陳敬濟只顧磕頭聲冤
徐知府道你做賊如何聲冤李通判在旁欠身便道老先生不必問他眼
見得賍証明白何不加起刑來徐知府即令左右拏下去打二十板李通
判道人是苦蟲不打不成不然這賊便要展轉當下兩邊皂隸把敬濟陳
安拖番大板打將下來這陳敬濟口內只罵誰知淫婦孟三兒陷我至此
冤哉苦哉這徐知府終是黃堂出身官人聽見這一聲必有緣故纔打到
上板上喝令住了且救下監去明日再問李通判道老先生不該發落他
常言人心似鐵官法如爐從容他一夜不打緊就翻異口詞徐知府道無
妨吾自有主意當下獄卒把敬濟陳安押送監中去訖這徐知府心中有

些疑忌即喚左右心腹近前如此這般下監中探聽敬濟所犯來歷即便
回報這幹事人假扮作犯人和敬濟晚間在一櫃上睡問其所以我看哥
哥青春年少不是做賊的今日落在此打屈官司敬濟便說一言難盡小
人本是清河縣西門慶女婿這李通判兒子新娶的婦人孟氏是俺丈人
的小舊與我有姦的今帶過我家老爺楊戩寄放十箱金銀寶玩之物來
他家我來此間問他索討反被他如此這般欺負把我當賊拏了苦打成
招不得見其天日是好苦也這人聽了走來退廳告報徐知府知府道如
何我說這人聲冤叫孟氏必有緣故到次日升堂官吏兩旁侍立這徐知
府把陳敬濟陳安提上來摘了口詞取了張無事的供狀喝令釋放李通
判在旁邊不知還再三說老先生這廝賊情旣的不可放他反被徐知府
對佐貳官儘力數說了李通判一頓說我居本府正官與朝廷幹事不該

李通判
此時真
難為情

與你家官報私仇誣陷平人作賊你家兒子娶了他丈人西門慶妾孟氏帶了許多東西應沒官贓物金銀箱籠來他是西門慶女婿逕來索討前物你如何假捏賊情拏他入罪教我替你家出力做官養兒養女也要長大若是如此公道何堪當廳把李通判數說的滿面羞慚垂首喪氣而不敢言陳敬濟與陳安便釋放出去了良久徐知府退堂這李通判回到本宅心中十分焦燥便對夫人大嚷大叫道養的好不肖子今日吃徐知府當堂對衆同僚官吏儘力數落了我一頓可不氣殺我也夫人慌了便道甚麼事李通判卽把兒子叫到跟前喝令左右拏大板子來氣殺我也說道你拏得好賊他是西門慶家女婿因這婦人帶了許多裝奩金銀箱籠來他口口聲聲稱是當朝逆犯楊戩寄放應沒官之物來問你要說你假盜出庫中官銀當賊情拏他我通一字不知反被正堂徐知府對衆數說

數語使人一片
做官念
頭來

了我這一頓此是我頭一日官未做你照顧我的我要你這不肖子何用卽令左右雨點般大板打將下來可憐打得這李衙內皮開肉綻鮮血迸流夫人見打得不像模樣在旁哭泣勸解孟玉樓立在後廳角門首掩淚潛聽當下打了三十六板李通判分付左右押着衙內卽時與我把婦人打發出門令他任意改嫁免惹是非全我名節那李衙內心中怎生捨得離異只願在父母跟前啼哭哀告寧把兒子打死爹爹跟前並捨不的婦人李通判把衙內用鐵索墩鎖在後堂不放出去只要囚禁死他夫人哭道相公你做官一場年紀五十餘歲也只落得這點骨血不爭爲這婦人你囚死他往後你年老休官倚靠何人李通判道不然他在這裏須帶累我受人氣夫人道你不容他在此打發他兩口兒回原籍真定府家去便了通判依聽夫人之言放了衙內限三日就起身打點車輛同婦人歸棗

何所臨
而來何
所見而
去可傷
年少衰
言之戒
敬濟非
不伶俐
乖巧到
此時猶
說此呆
語似乎
人情世
故一毫
不知可
見此段
伶俐乖
巧正是
呆處

入有受
礙代杖
而以杖
轉付杖
者得以
杖輕劣
思正與
敬濟成
徐知府
同一可
笑

強縣家裡攻書去了，却表陳敬濟與陳安出離嚴州府到寺中取了行李，逕往清江浦陳二店中來尋楊大郎。陳二說他三日前說你有信來說，不得來，他收拾了貨船起身往家中去了。這敬濟未信，還向河下去尋船隻，撲了箇空，說道：「這天殺的如何不等我來就起身去了！况新打監中出來，身邊盤纏已無，和陳安不免搭在人船上，把衣衫解當討吃歸家，忙忙似喪家之犬，急急如漏網之魚，隨行找尋楊大郎，並無踪跡。那時正值秋暮，天氣樹木凋零，金風搖落，甚是淒涼。有詩八句，單道這秋天行人最苦：

栖栖芰荷枯
蛩鳴腐草中
細雨濕青林
不見路行人

葉葉梧桐墜
雁落平沙地
霜重寒天氣
怎曉秋滋味

有日敬濟到家，陳定正在門首看見敬濟來家，衣衫襤褸，面貌黧黑，說了一跳，接到家中，問貨船到於何處。敬濟氣得半日不言，把嚴州府遭官司一節說了多虧正堂徐知府放了我，不然性命難保。今被楊大郎這天殺的把我貨物不知拐的往那里去了。先使陳定往他家探聽，他家說還不曾來家。敬濟又親去問了一遭，並沒下落，心中着慌，走入房來。那馮金寶又和西門大姐首南面北，自從敬濟出門，兩箇合氣，直到如今。大姐便說馮金寶擎着銀子錢轉與他，鴛子去了他家，保兒成日來瞞藏，背掖打酒買肉在屋裡吃，家中要的沒有，睡到晌午，諸事兒不買，只熬俺們。馮金寶又說大姐成日橫草不拈，豎草不動，偷米換燒餅吃，又把煮的醃肉偷在房裡和丫頭元宵兒同吃。這陳敬濟就信了，反罵大姐賊不是才料淫婦，你害饒癆饒瘵了偷米出去換燒餅吃，又和丫頭打夥兒偷肉吃，把元宵

大祖此時何不歸敬濟
雌飯吃
敬濟禽
獸畜生
不必言
大祖死
亦有因

兒打了一頓把大姐踢了幾脚這大姐急了趕着馮金寶兒撞頭罵道好養漢的淫婦你偷盜的東西與鴛鴦不值了到學舌與漢子說我偷米偷肉犯夜的倒拏住巡更的了教漢子踢我我和你這淫婦兌換了罷要這命做甚麼這敬濟道好淫婦你換兌他你還不值他箇脚指頭兒哩也是合當有事于是一把手採過大姐頭髮來用拳撞脚踢拐子打打得大姐鼻口流血半日甦醒過來這敬濟便歸唱的房裡睡去了籖着大姐在下邊房裡嗚嗚咽咽只顧哭泣元宵兒便在外間睡着了可憐大姐到半夜用一條索子懸梁自縊身死亡年二十四歲到次日早晨元宵起來推裡間不開上房敬濟和馮金寶還在被窩裡使他丫頭重喜兒來叫大姐要取木盆洗坐脚只顧推不開敬濟還罵賊淫婦如何還睡這咱晚不起來我這一隙開門進去把淫婦髮毛都拔淨了重喜兒打聽眼內望裡張看

說道他起來了且在房裡打鞦韆耍子兒哩又說他提偶戲耍子兒哩只見元宵瞧了半日叫道爹不好了俺娘吊在床頂上吊死了這小郎纔慌了和唱的齊起來躁開房門向前解卸下來灌救了半日那得口氣兒來不知多咱時分嗚呼哀哉死了正是

不知真性歸何處

疑在行雲秋水巾

陳定聽見大姐死了恐怕連累先走去報知月娘月娘聽見大姐吊死了敬濟娶唱的在家正是冰厚三尺不是一日之寒率領家人小厮丫鬟媳婦七八口往他家來見了大姐屍首吊的直挺挺的哭喊起來將敬濟拏住揪採亂打渾身銼了跟兒也不計數唱的馮金寶躲在床底下採出來也打了箇臭死把門牕戶壁都打得七零八落房中床帳粧奩都還搬的去了歸家請將吳大舅二舅來商議大舅說姐姐你趁此時咱家人死了

何不再
脫褲子
露出頭
來

不到官到明日他過不得日子還來纏要箱籠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不如到官處斷開了庶杜絕後患月娘道哥見得是一面寫了狀子次日月娘親自出官來到本縣授官廳下遞上狀去原來新任知縣姓霍名大立湖廣黃崗縣人氏舉人出身為人鯁直聽見係人命重事即升廳受狀見狀上寫着

告狀人吳氏年三十四歲係已故千戶西門慶妻狀告爲惡婿欺凌孤孀聽信娼婦熬打逼死女命乞憐究治以存殘喘事比有女婿陳敬濟遭官事投來氏家潛住數年平日吃酒行兇不守本分打出吊入氏懼法逐離出門豈期敬濟懷恨在家將氏女西門氏時常熬打一向合忍不料伊又娶臨清娼婦馮金寶來家奪氏女正房居住聽信唆調將女百般痛辱熬打又採去頭髮渾身傷受忍不過比及將死于本年八

月廿三日三更時分方纔將女上吊縊死切思敬濟恃逞兇頑欺氏孤寡聲言還要持刀殺害等語情理難容乞賜行拘到案嚴究女死根因盡法如律庶兇頑知警良善得以安生而死者不爲含冤矣爲此具狀上告

本縣青天老爺

施行

這霍知縣在公座上看了狀子又見吳月娘身穿縞素腰繫孝裙係五品職官之妻生的容貌端莊儀容閒雅欠身起來說道那吳氏起來據我看你也是個命官娘子這狀上情理我都知了你請回去今後只令一家人在此伺候就是了我就出牌去拏他那吳月娘連忙拜謝了知縣出來坐轎子回家委付來昭廳下伺候須臾批了呈狀委兩箇公人一面白牌行拘敬濟娼婦馮金寶并兩隣保甲正身赴官聽審這敬濟正在家裡亂喪

事聽見月娘告下狀來。縣中差公人發牌來拏他，說的魂飛天外，魄喪九霄。那馮金寶已被打的渾身疼痛，睡在床上。聽見人拏他，說的竟也不知有無。陳敬濟沒高低，使錢打發公人，吃了酒飯，一條繩子連唱的都拴到縣裡。左隣范綱，右隣孫紀保，甲王寬，霍知縣聽見拏了人來，即時升廳來。昭跪在上首，陳敬濟馮金寶一行人跪在階下。知縣看了狀子，便叫敬濟上去說：「你這厮可惡，因何聽信娼婦，打死西門氏？方令上吊，有何理說？」敬濟磕頭告道：「望乞青天老爺察情，小的怎敢打死他，因為搭夥計在外，被人坑陷了資，本着了氣來家，問他要飯吃，他不曾做下飯，委被小的踢了兩脚。他到半夜自縊身死了。知縣喝道：「你既娶下娼婦，如何又問他要飯吃？」尤說不通。吳氏然上說你打死他女兒，方纔上吊，你還不招認。敬濟道：「吳氏與小的有仇，故此誣賴小的。望老爺察情。」知縣大怒，說他女兒見死

了，還推賴那箇喝令左右，拏下去打。二十大板提馮金寶上來，撥了一撥鼓，一百敲令公人帶下收監。次日委典史臧不息，帶領吏書保甲隣人等前至敬濟家，擡出屍首當場驗身，上俱有青傷，脖項間亦有繩痕。生前委因敬濟踢打傷重，受忍不過，自縊身死。取供具結回報縣中。知縣大怒，又打了敬濟十板，金寶褪衣也是十板。問陳敬濟夫毆妻至死者，絞罪。馮金寶通決一百，發回本司院當差。這陳敬濟慌了，監中寫出帖子對陳定說：「把布舖中本錢連大姐頭面共湊了一百兩銀子，暗暗送與知縣。知縣一夜把招卷改了，止問了箇逼令身死，係雜犯，准徒五年，運夜贖罪。吳月娘再三跪門哀告，知縣把月娘叫上去，說道：「娘子，你女兒項上已有繩痕，如何問他毆殺條律人情，莫非忒偏向麼？你怕他後邊纏擾你，我這裡替你取了他杜絕文書，令他再不許上你門，就是了一面，把陳敬濟提到眼

前分付道我今日饒你一死務要改過自新不許再去吳氏家纏擾再犯到我案下決然不饒即便把西門氏買棺裝殮發送墓埋來回話我這裡好申文書往上司去這敬濟得了箇饒交納了贖罪銀子歸到家中擡屍入棺停放一七念經送墓埋城外前後坐了半箇月監使了許多銀兩唱的馮金寶也去了家中所有都乾淨了房兒也典了剛刮刺出箇命兒來再也不敢聲言丈母了正是禍福無門人自招須知樂極有悲來有詩爲証

風波平地起蕭牆

義重恩深不可忘

水溢藍橋應有會

三星權且作參商

第九十三回

王杏菴義恤貧兒

金道士變淫少弟

階前潛制淚

衆裡自嫌身

氣味如中酒

情懷似別人

暖風張樂席 晴日看花塵 盡是添愁處 深居乞過春

話說陳敬濟自從西門大姐死了被吳月娘告了一狀打了一場官司出來唱的馮金寶又歸院中去了剛刮刺出箇命兒來房兒也賣了本錢兒也沒了頭面也使了家伙也沒了又說陳定在外邊打發人尅落了錢把陳定也攆去了家中日逐盤費不週坐吃山空不時往楊大郎家中問他這半船貨的下落一日來到楊大郎門首叫聲楊大郎在家不在不想楊光彥拐了他半船貨物一向在外賣了銀兩四散躲閃及打聽得他家中吊死了老婆他丈母縣中告他坐了半個月監這楊大郎就驀地來家坐着聽見敬濟上門叫他問貨船下落一徑使兄弟楊二風出來反問敬濟要人你把我哥哥叫的外邊做買賣這幾個月通無音信不知拋在江中推在河內害了性命你倒還來我家尋貨船下落人命要緊你那貨物要

緊這場二風平昔是箇刁徒。潑皮耍錢搗子。脫膊上紫肉橫生。胸前上黃毛亂長。是一條直率光棍。走出來一把手扯住敬濟。就問他要人。那敬濟慌忙掙開手。跑回家來。這楊二風故意拾了塊三尖瓦。楔將頭顱。破血流滿面。趕將敬濟來罵道。我昏你娘眼。我見你家甚麼銀子來。你來我屋裡放屁吃我一頓好拳頭。那陳敬濟金命水命。走投無命。奔到家把大門閉閉如鐵桶相似。繇着楊二風牽爹娘罵父母。率大磚砸門。只是鼻口內不敢出氣兒。又况纔打了官司出來。夢條繩蛇也害怕。只得含忍過了。正是嫩草怕霜霜怕日。惡人自有惡人磨。不消幾時。把大房賣了。找了七十兩銀子。典了一所小房。在僻巷內居住。落後兩個丫頭賣了一箇重喜兒。只留著元宵兒和他同餽。歇又過了上半月。把小房倒騰了。却去賃房居住。陳安也走了。家中沒營運。元宵兒也死了。止是單身獨有家伙桌椅。

八五

富貴家子弟
兄弟後除不諱
書任職明乖巧
亦必流落至此
非異爭也

都變賣了。只落得一貧如洗。未幾房錢不給。鑽入冷舖內。存身。花子見他是箇富家勤兒。生的清俊。叫他在熱坑上睡。與他燒餅兒吃。有當夜的過來。教他頂火。夫打梆子。搖鈴。那時正值臘月。殘冬時分。天降大雪。吊起風來。十分嚴寒。這陳敬濟打了回梆子。打發當夜的兵牌過去。不免手提鈴串了。幾條街巷。又是風雪。地下又踏着那寒冰。凍得聳肩縮背。戰戰兢兢。臨五更雞叫。只見箇病花子。尚在牆底下。恐怕死了。總甲分付他看守着。尋了把草。教他烤。這敬濟支更一夜。沒曾睡。就搵下睡着了。不想做了一夢。夢見那時在西門慶家。怎生受榮華富貴。和潘金蓮。拘搭頑耍。戲謔。從睡夢中就哭醒來。眾花子說。你哭怎的。這敬濟便道。你眾位哥哥。我的苦楚。你怎得知。

頻年困苦痛妻亡

身上無衣口絕糧

馬死奴逃房又賣

隻身獨自走他鄉

朝依肆店求遺饌

暮宿庄園倚敗墻

只有一條身後路

冷舖之中去打梆

陳敬濟晚夕在冷舖存身。白日間街頭乞食。清河縣城內有一老者姓王名宣。字廷用。年六十餘歲。家道殷實。爲人心慈。仗義疏財。專一濟貧拔苦。好善敬神。所生二子。皆當家成立。長子王乾。襲祖職爲牧馬所掌印正千戶。次子王震。充爲府學庠生。老者門首搭了箇王管。開着個解當舖兒。每日豐衣足食。閒散無拘。在梵宇聽經。琳宮講道。無事在家。門首施藥救人。拈素珠念佛。因後園中有兩株杏樹。道號爲杏菴居士。一日杏菴頭戴重簷幅巾。身穿水合道服。在門首站立。只見陳敬濟打他門首過。向前扒在地下磕了個頭。忙的杏菴還禮不迭。說道：「我的哥。你是誰。老拙眼昏不認。」

陳洪號到此忽甚

的你這敬濟戰戰兢兢。站立在旁邊。說道：「不瞞你老人家。小人是在賣松栢。陳洪兒子。老着想了半日。說你莫不是陳大寬的令郎麼。因見他衣服襤褸。形容憔悴。說道：「賢侄。你怎的弄得這般模樣。便問你父親母親可安麼。」敬濟道：「我爹死在東京。我母親也死了。杏菴道：「我聞得你在丈人家住來。敬濟道：「家外父死了。外母把我擡出來。他女兒死了。告我到官。打了一場官司。把房兒也賣了。有些本錢兒。都吃人坑了。一向閒着。沒有營生。杏菴道：「賢侄。你如今在那裡居住。」敬濟半日不言語。說不瞞你老人家。說如此如此。杏菴道：「可憐賢侄。你原來討吃哩。想着當初你府上那樣根基人家。我與你父親相交。賢侄。你那咱還小哩。纔扎着總角上學堂。怎就流落到此地位。可傷可傷。你還有甚親家。也不看顧你看顧兒。」敬濟道：「正是俺張舅那裡。一向也又不上門。不好去的。問了一回話。老着把他讓到裡面客。」

位裡令小廝放桌兒擺出點心暖飯來教他儘力吃了一頓見他心上單寒拏出一件青布綿道袍兒一頂氈帽又一雙氈襪綿鞋又秤一兩銀子五百銅錢遞與他分付說賢侄這衣服鞋襪與你身上那銅錢與你盤纏賃半間房兒住這一兩銀子你拏着做上些小買賣兒也好糊口過日子強如在冷舖中學不出好人來每月該多少房錢來這裡老拙與你這陳敬濟扒在地下磕頭謝了說道小侄知道拏着銀錢出離了杏巷門首也不尋房子也不做買賣把那五百文錢每日只在酒店麵店以了其事那一兩銀子搗了些白銅頓灌在街上行使吃巡邏的當土賊拏到該坊節級處一頓拶打使的罄盡還落了一屁股瘡不消兩日把身上綿衣也輸了襪兒也換嘴來吃了依舊原在街上討吃一日又打王杏巷門首所過杏巷正在門首只見敬濟走來磕頭身上衣服都沒了止戴着那氈帽精

脚靴鞋凍的乞乞縮縮老者便問陳大官做得買賣如何房錢到了來取房錢來了那陳敬濟半日無言可對問之再三方說如此這般都沒了老者便道阿呀賢侄你這等就不是過日子的道理你又拈不的輕負不的重但做了些小活路兒還強如乞食免教人恥笑有玷你父祖之名你如何不依我說一面又讓到裡面教安童拏飯來與他吃飽了又與了他一條裕褲一領白布衫一雙裹脚一吊銅錢一斗米你拏去務要做上了小買賣賣些柴炭豆兒瓜子兒也過了日子強似這等討吃這敬濟口雖答應拏錢米在手出離了老者門那消幾日熟食肉麪都在冷舖內和花子打夥兒都吃了要錢又把白布衫裕褲都輸了大正月裡又抱着肩兒在上走不好來見老者走在他門首房山牆底下向日陽站立老者冷眼看見他不叫他挨挨搶搶又到根前扒在地下磕頭老者見他還依舊

亂寒似
為廉恥
而忍而
廉恥終

垂不過
凱樂死
生之際
君子小
人之間
雖言哉

如此說道賢侄這不是常策咽喉深似海日月快如梭無底坑如何填得
起你進來我與你說有一箇去處又清閒又安得你身只怕你不去敬濟
跪下哭道若得老伯見憐不拘那裡但安下身小的情愿就去杏菴道此
去離城不遠臨清馬頭上有座晏公廟那裡魚米之鄉舟船輻輳之地錢
糧極廣清幽瀟灑廟主任道士與老拙想交極厚他手下也有兩三箇徒
弟徒孫我備分禮物把你送與他做箇徒弟出家學些經典吹打與人家
應福也是好處敬濟道老伯看顧可知好哩杏菴道既然如此你去明日
是個好日子你早來我送你去敬濟去了這王老連忙叫了裁縫來就替
敬濟做了兩件道衣一頂道髻鞋襪俱全次日敬濟果然來到王老教他
空屋裡洗了澡梳了頭戴上道髻裡外換了新襖新褲上蓋青絹道衣下
穿雲履襪備了四盤羹果一罈酒一疋尺頭封了五兩銀子他便乘馬

顧了一疋驢兒與敬濟騎着安童喜童跟隨兩箇人擡了盒担出城門逕
往臨清馬頭晏公廟來止七十里一日路程比及到晏公廟天色已晚王
老下馬進入廟來只見青松鬱鬱翠柏森森兩邊八字紅牆正面三間朱
戶端的好座廟宇但見

山門高聳殿閣峻層高懸勅額金書彩畫山朝入相五間大殿塑龍王
一十二尊兩下長廊刻水族百千萬眾旗竿凌漢帥字招風四通八達
春秋社禮享依時雨順風調河道民間皆祭賽萬年香火威靈在四境
官民仰賴安

山門下早有小童看見報入方丈任道士忙整衣出迎王杏菴令敬濟和
禮物且在外邊伺候不一時任道士把杏菴讓入方丈松鶴軒敘禮說王
老居士怎生一向不到敝廟隨喜今日何幸得蒙下顧杏菴道只因家中

俗冗所羈久失拜望敘禮畢分賓主而坐小童獻茶茶罷任道士道老居士今日天色已晚你老人家不去罷了分付把馬牽入後槽喂息杏菴道沒事不登三寶殿老拙敬來有一事干瀆未知尊意肯容納否任道士道老居士有何見教只顧分付小道無不領命杏菴道今有故人之子姓陳名敬濟年方二十四歲生的資格清秀倒也伶俐只是父母去世太早自幼失學若說他父祖根基也不是無名小姓人家有一分家當只因不幸遭官事沒了無處棲身老拙念他乃尊舊日相交之情欲送他來貴宮作一徒弟未知尊意如何任道士便道老居士分付小道怎敢違阻奈因小道命蹇手下雖有兩三箇徒弟都不省事沒一箇成立的小道常時惹氣未知此人誠實不誠實杏菴道這箇小的不瞞尊師說只顧放心一味老實本分膽兒又小所事兒伶俐堪可作一徒弟任道士問幾時送來杏菴

則得矣
道士海
與本河

道見在山門外伺候還有些薄禮伏乞笑納慌的任道士道老居士何不早說一面道有請于是擡盒人擡進禮物任道士見帖兒上寫着謹具粗段一端魯酒一樽豚蹄一副燒鴨二隻樹果二盒白金五兩知生王宣頓首拜連忙稽首謝道老居士何以見賜許多重禮使小道卻之不恭受之有愧只見陳敬濟頭戴金梁道髻身穿青絹道衣脚下雲履淨襪腰繫絲絲生的眉清目秀齒白唇紅面如傅粉走進來向任道士倒身下拜拜了四雙八拜任道士因問他多少青春敬濟道屬馬交新春二十四歲了任道士見他果然伶俐取了他個法名叫做陳宗美原來任道士手下有兩箇徒弟大徒弟姓金名宗明二徒弟姓徐名宗順他便叫陳宗美王杏菴都請出來見了禮數一面收了禮物小童掌上燈來放桌兒先擺飯後吃酒餚品盃盤堆滿桌上無非是雞蹄鵝鴨魚肉之類王老吃不多酒徒弟

輪番勸教幾巡，王老不勝酒力，告辭房中自有床鋪安歇。一宿到次日清晨，小童昏水淨面，梳洗盥漱畢，任道士又早來通茶，不一時擺飯，又吃了兩盃酒，喂飽頭口，與了擡盒人力錢。王老臨起身，叫過敬濟來分付。在此好生用心習學經典，聽師父指教。我常來看你，按季送衣服鞋襪來與你。又向任道士說：他若不聽教訓，一任責治，老拙並不護短。一面背地又囑付敬濟：我去後，你要洗心改正，習本等事業。你若再不安分，我不管你了。那敬濟應諾道：兒子理會了。王老當下作辭，任道士出門上馬，離晏公廟回家去了。敬濟自此就在晏公廟做了道士。因見任道士年老赤鼻身體魁偉，聲音洪亮，一部髭鬚，能談善飲，只專迎賓送客，凡一應大小事都在大徒弟金宗明手裡。那時朝廷運河初開，臨清設二關以節水利，不拘官民般到關上都來廟裡或求神福，或來祭愿，或設卦與筮，或做好事，也有

布施錢米的，也有飽送香油燭的，也有留松篙蘆蓆的。這任道士將常署裡多餘錢糧，都令家下徒弟在馬頭上開設錢米舖，賣將銀子來積債。私囊他這大徒弟金宗明也不是個守本分的，年約三十餘歲，常在娼樓包占樂婦，是個酒色之徒。手下也有兩箇清潔年少徒弟，同舖歇臥。日久絮繁，因見敬濟生的齒白唇紅，面如傅粉，清俊乖覺，眼裡說話就纏他同房。居在晚夕，和他吃半夜酒，把他灌醉了。在一舖歇臥，初時兩頭睡，便嫌敬濟腳臭，叫過一箇枕頭上睡，睡不多回，又說他口氣噴着，令他吊轉身。子屁股貼着肚子，那敬濟推睡着不理他。他便那話弄得硬硬的，直豎一條棍，抹了些唾津在頭上，往他糞門裡只一頂原來敬濟在冷舖中被花子飛天鬼候林兒弄過的眼子大了。那話不覺就進去了。這敬濟口中不言心內暗道：這厮合敗他，討得十方便宜多了。把我不知當做甚麼人兒。

演笑了
討便宜
如此

與他個甜頭兒且教他在我手內納些錢鈔。一面故意聲叫起來。這金宗明恐怕老道士聽見連忙掩住他口說好兄弟噤聲隨你要的我都依你。敬濟道你既要拘搭我我不言語須依我三件事。宗明道好兄弟你說三件就是十件事我也依你。敬濟道第一件你既要我不許你再和那兩箇徒弟睡。第二件大小房門上鑰匙我要執掌。第三件隨我往那裡去你休嗔我你都依了我我方依你此事。金宗明道這箇不打緊我都依你。當夜兩箇頭來倒去整狂了半夜。這陳敬濟自幼風月中撞甚麼事不知道當下被底山盟枕邊海誓淫聲艷語。搯吮啜品把這金宗明哄得歡喜無盡。到第二日果然把各處鑰匙都交與他手內就不和那箇徒弟在一處。每日只同他一舖歇臥。一日兩箇道士這金宗明便再三稱贊他老實任道。士聽信又替他使錢討了一張度牒自此以後凡事並不防範。這陳敬濟

因此常拏着銀錢往馬頭上遊玩看見院中架兒陳三兒說馮金寶兒他鴉子死了他又賣在鄭家叫鄭金寶兒如今又在大酒樓上趕趁哩你不看他看去這小夥兒舊情不改拏着銀錢跟定陳三兒逕往馬頭大酒樓上來此不來倒好若來正是五百載冤家來聚會數年前姻眷又相逢有詩爲証

人生莫惜金縷衣

人生莫負少年時

見花欲折須當折

莫待無花空折枝

原來這座酒樓乃是臨清第一座酒樓名喚謝家酒樓裡面有百十座閣兒。週圍都是綠欄杆就緊靠着山岡前臨官河。極是人烟鬧熱去處舟船往來之所。怎見得這座酒樓齊整但見

雕簷映日畫棟飛雲綠欄杆低接軒窓翠簾橈高懸戶牖吹笙品笛盡

都是公子王孫執盞擎盃擺列着歌姬舞女消磨醉眼倚青天萬疊雲
山勾惹吟魂翻瑞雪一河烟水樓畔綠楊啼野鳥門前翠柳繫花驄
這陳三兒引敬濟上樓到一箇閣兒裡坐下便叫店小二打抹春臺安排
一分上品酒果下飯來擺着使他下邊叫粉頭去了須臾只見樓梯響響
金寶上來手中擎着個甌兒見了敬濟深深道了萬福常言情人見情
人不覺簇地兩行淚下正是

數聲嬌語如鶯轉

一串珍珠落線頭

敬濟一見便拉他一處坐問道姐姐你一向在那裡來不見你這馮金寶
收淚道自從縣中打斷出來我媽着了驚唬不久得病死了把我賣在鄭
五媽家這兩日子弟稀少不免又來在臨清馬頭上趕趁酒客昨日聽見
陳三兒說你在這裡開錢舖要見你一見不期今日會見一面可不想殺

我也說畢又哭了敬濟取袖中帕兒替他抹了眼淚說道我的姐姐你休
煩惱我如今又好了自從打出官司來家業都沒了投在這晏公廟做了
道士師父甚是托我往後我常來看你因問你如今在那裡安下金寶便
說奴就在這橋西酒店家劉二那裡有百十房子四外街街窠子妓女都
在那裡安下白日裡便來這各酒樓趕趁說着兩箇挨身做一處飲酒陳
三兒盪酒上樓擎過琵琶來金寶彈唱了個曲兒與敬濟下酒名普天樂
淚雙垂垂雙淚三盃別酒別酒三盃鸞鳳對折開折開鸞鳳對嶺外斜
暉看看墜看看墜嶺外暉天昏地暗徘徊不捨不捨徘徊

兩人吃得酒濃時未免解衣雲雨下個房見這陳敬濟一向不曾近婦女
久渴的人今得遇金寶儘力盤桓尤雲帶雨未肯即休須臾事畢各整衣
衫敬濟見天色晚了與金寶作別與了金寶一兩銀子與了陳三兒三百

又銅錢囑付姐姐我常來看你，咱在這搭兒裡相會。你若想我，使陳三兒叫我去下樓來，又打發了店主人謝三郎三錢銀子酒錢，敬濟回廟中去了。這馮金寶送至橋邊方回，正是

盼穿秋水因錢鈔

哭損花容爲鄧通

第九十四回

大酒樓劉二撒潑

酒家店雪娥爲娼

骨肉傷殘產業荒 一身何忍去歸娼
淚垂玉筍辭官舍 步蹴金蓮入教坊
覽鏡自憐傾國色 向人初學倚門粧
春來雨露寬如海 嫁得劉郎勝阮郎

話說陳敬濟自從謝家酒樓上見了馮金寶，雨箇又勾搭上前情，往後沒三日不和他相會。或一日敬濟有事不去，金寶就使陳三兒稍寄物事，或寫情書來叫他去一次，或五錢或一兩，以後日間供其柴米，納其房錢，隨

到廟中便臉紅，任道士問他何處吃酒來，敬濟只說在米舖和夥計暢飲三盃，解辛苦來。他師兄金宗明一力替他遮掩，晚夕和他一處盤弄，那勾當是不必說。朝來暮往，把任道士囊篋中細軟的本錢也抵盜出大半，花費了。一日也是合當有事，這酒家店的劉二有名坐地虎，他是師府周守備府中親隨張勝的小舅子，專一在馬頭上開娼店，倚強凌弱，舉放私債，與巢窩中各娼使用，加三討利，有一不給，搗換文書，將利作本，利上加利。嗜酒行兇，人不敢惹他，就是打粉頭的班頭，欺酒客的領袖，因見陳敬濟是晏公廟任道士的徒弟，自臉小廝，在謝三家大酒樓上把粉頭鄭金寶兒包占住了，吃的楞楞，睜睜提著碗大的拳頭走來謝家樓下，問金寶在那裡，慌的謝三郎連忙聲喏，說道劉二叔，他在樓上第二間閣兒裡，便是。這劉二大扒步上樓來，敬濟正與金寶在閣兒裡面飲酒，做一處快活，把

房門關閉外邊簾子掛着被劉二一把手扯下簾子大叫金寶兒出來說
的陳敬濟鼻口內氣兒也不敢出這劉二用脚把門踹開金寶兒只得出
來相見說劉二叔叔有何說話劉二罵道賊淫婦你少我三箇月房錢却
躲在這裡就不去了金寶兒笑嘻嘻說道二叔叔你家去我使媽媽就送房
錢來被劉二只攆心一拳打了老婆一交把頭顱搶在堦沿下磕破血流
滿地罵道賊淫婦還等甚送來我如今就要看見陳敬濟在裡面走向前
把桌子只一掀碟兒打得粉碎那敬濟便道阿呀你是甚麼人走來撒野
劉二罵道我昏你道士林林娘一手採過頭髮按在地下拳睡脚踢無
數那樓上吃酒的人看着都立睜了店主人謝三郎初時見劉二醉了不
敢惹他次後見打得不像模樣上樓來解勸說道劉二叔你老人家息
怒他不曉得你老人家大名快言冲撞休要和他一般見識看小人薄面

饒他去罷這劉二那裡依從儘力把敬濟打了個發昏章第十一叫將地
方保甲一條繩子連粉頭都拴在一處墩鎖分付天明早解到老爺府裡
去原來守備勅書上命他保障地方巡捕盜賊兼管清道這裡拏了敬濟
任道士廟中尚還不知只說他晚夕米舖中上宿未回却說次日地方保
甲巡河快手押解敬濟金寶兒頭口趕清晨早到府前伺候先遞手本與
兩箇管事張勝李安看說是劉二叔地方喧鬧一起晏公廟道士一名陳
宗美娼婦鄭金寶參軍牢都問他要錢說道俺們是廳上動刑的一班十
二人隨你罷正經兩位管事的你倒不可輕視了他敬濟道身邊銀錢倒
有都被夜脫劉二打我時被人掏摸的去了身上衣服都扯碎了那得錢
來止有頭上關頂一根銀簪兒拔下來與二位管事的罷衆牢子拏着那
根簪子走來對張勝李安如此這般說他一箇錢兒不拏出來止與了這

根簪兒還是開銀的張勝道你叫他近前等我審問他衆軍牢不一時擁到跟前跪下問你幾時與任道士做徒弟俗名叫甚麼我從未見你敬濟道小的俗名叫陳敬濟原是好人家兒女做道士不久張勝道你既做道士便該習學經典許你在外宿娼飲酒喧嚷你把俺帥府衙門當甚麼些小衙門不拿了錢兒來這根簪子打水不渾要他做甚還掠與他去分付牢子等住回老爺升廳把他放在頭一起眼見這狗男女道士就是箇吝錢的只許你白要四方施主錢糧休說你爲官事你就來吃酒赴席也帶方汗巾兒揩嘴等動刑時着實加力拶打這厮又把鄭金寶叫上去鄭家有忘八跟着上下打發了三四兩銀子張勝說你係娼門不過趁熟趕些衣食爲生沒甚大事看老爺喜怒不同看惱只是一兩拶子若喜歡只恁放出來也不知不一時只見裡面雲板响守備升廳兩邊條椽軍牢森列

甚是齊整但見

緋羅繳壁紫綬桌圍當廳額掛茜羅四下簾垂翡翠勘官守正戒石上刻御製四行人從謹廉鹿角旁插令旗兩面軍牢沉重僚掾威儀執大棍授事立堦前挾文書廳旁聽發放雖然一路帥臣果是滿堂神道當時沒巧不成話也是五百劫冤家聚會姻緣合當奏着春梅在府中從去歲八月間○信○平○有○命○已生了箇哥兒小衙內今方半歲方景貌如冠玉唇若塗朱守備喜似席上之珍愛如無價之寶未幾大奶下世守備就把春梅冊○果○送○正做了夫人就住着五間正房買了兩箇養娘抱姪哥兒一名玉堂一名金匱兩箇小丫鬟伏侍一名翠花一名蘭花又有兩箇身邊得寵彈唱的小姐兒都十六七歲一名海棠一名月桂都在春梅房中侍奉那孫二娘房中止使着一個丫鬟喚荷花兒不在話下每常這小衙內只要張勝抱

續濟此
來謂婦
不可謂
覆不可
古云禍
分福所
倚福今
福所伏
于焉可
想

良一陳
季便經
心時已
在念可
知

他外邊頑耍，遇着守備升廳，便在旁邊觀看。當日守備升廳，坐下放了告牌，出去各地方解進人來，頭一起就叫上陳敬濟，并娼婦鄭金寶兒去守備看了呈狀，便說道：「你這厮是箇道士，如何不守清規，宿娼飲酒，騷擾地方，行止有虧。」左右掣下去打二十棍，追了度牒，還俗。那娼婦鄭氏撥一撥敲五十敲，責令歸院當差。兩邊軍牢向前，總待扯翻敬濟攤去衣服，用繩索綁起，轉起棍來。兩邊招呼要打時，可霎作怪。張勝抱着小衙內，正在月臺上站立觀看。那小衙內看見打敬濟，便在懷裡攔不住，撲着要敬濟抱。張勝恐怕守備看見，忙走過來。那小衙內亦發大哭起來，直哭到後邊春梅跟前。春梅問他怎的哭，張勝便說：「老爺廳上發放事，打那晏公廟陳道士，他就撲着要他抱。小的走下來，他就哭了。」這春梅聽見是姓陳的，不免輕移蓮步，軟蹙湘裙，走到軟屏後面，探頭觀覷，打的那人聲音模樣，倒好

滿腔幽
憤冷思
欲行又
止在慧
心人一
則索解
不來

似陳姐夫一般。他因何出家做了道士，又叫過張勝問他。此人姓甚名誰，張勝道：「這道士我曾問他來，他說俗名叫陳敬濟，春梅暗道：正是他。」一面使張勝請下你老爺來，這守備廳上打敬濟，纔打到十棍，一邊還撥着唱的，忽聽後邊夫人有請，分付牢子把棍且閣住休打。一面走下廳來，春梅說道：「你打的那道士是我姑表兄弟，看奴面上饒了他罷。」守備道：「夫人何不早說，我已打了十棍，怎生奈何。」一面出來，分付牢子都與我放了，唱的便歸院去了。守備悄悄使張勝叫那道士回來，且休去，問了你奶子，請他相見。這春梅總待使張勝請他到後堂相見，忽然沉吟，想了一想，便又分付張勝：「你且叫那人去着，等我慢。」再叫他，度牒也不會追。這陳敬濟打了十棍，出離了守備府，還奔來晏公廟，不想任道士聽見人來說，你那徒弟陳宗美在大酒樓上包着唱的鄭金寶兒，惹了酒家店坐地虎劉

王杏菴
亦不料
及此也

二打得臭死連老婆都拴了解到守備府去了行止有虧便差軍牢來拏你去審問追度牒還官這任道士聽了一着年老的着了驚怕二來身體胖大因打開囊篋內又沒了許多細軟東西着了口重氣心中痰湧上來昏倒在地眾徒弟慌忙向前扶救請將醫者來灌下藥去通不省人事到半夜嗚呼斷氣身亡亡年六十三歲第二日陳敬濟來到左右隣人說你還敢廟裡去你師父因為你如此這般得了口重氣昨夜三更鼓死了這敬濟聽了謊的忙似喪家之犬急如漏網之魚復回清河縣城中來正是

鹿隨鄭相應難辨

蝶化莊周末可知

話分兩頭却說春梅一面使張勝叫敬濟且去着一面走歸房中摘了冠兒脫了繡服倒在床上便捫心搗被聲疼叫喚起來謊的合宅大小都慌

詩曰三
喚不一
應有何
比松栢
絕似此
時情景

說得近
情近理
人決不
疑

了。下房孫二娘來問道大奶上纏好上的怎的就不好起來春梅說你每且去休管我落後守備退廳進來見他倘在床上叫喚也慌了扯着他手兒問道你心裡怎的來也不言語又問那箇惹着你來也不做聲守備道不是我剛纏打了你兄弟你心內惱麼亦不應答這守備無計奈何走出外邊麻犯起張勝李安來了你兩箇早知他是你奶上兄弟如何不早對我說却教我打了他十下惹的你奶上心中不自在。我曾教你留下他請你奶上相見你如何又放他去了。你這廝每却討分曉張勝說小的曾稟過奶上來奶上說且教他去着小的纏放他去了。一面走入房中哭上啼上哀告春梅望乞奶上在爺前方便一言不然爺要見責小的每哩。這春梅睜圓星眼剔起娥眉叫過守備近前說我自心中不好干他們甚事那廝他不守本分在外邊做道士且奈他些時等我慢上招認他這守備纔

六慾七情便是相思影
子此匡大逼

不麻犯張勝李安了。守備見他只管聲喚，又使張勝請下醫官來看脉，說老安人染了六慾七情之病，着了重氣在心，討將藥來又不吃，都放冷了。丫頭每都不敢向前說話，請將守備來看着吃藥，只呷了一口就不吃了。守備出去了，大丫鬟月桂拏過藥來請奶吃藥，被春梅拏過來，匹臉只一潑，罵道：「賊浪奴才，你只顧拏這苦水來灌我怎的？我肚子裡有甚麼教他跪在面前？」孫二娘走來問道：「月桂怎的？」奶教他跪着，海棠道：「奶因他拏藥與奶吃來，奶說我肚子裡有甚麼，拏這藥來灌我，教他跪着。」孫二娘道：「奶奶你委的，今日沒曾吃甚麼，這月桂他不曉得，奶休打他，看我面上饒他，這遭罷。」分付海棠：「你往廚下熬些粥兒來，與你奶吃。」口兒春梅于是把月桂放起來，那海棠走到廚下，用心用意熬了一小鍋，粳米濃上的粥兒，定了四碟小菜兒，用甌兒盛着，熱烘烘拏到房中，春梅

春梅作喬處不得其情
殊可惜則其情
有腔有板老着臉兒做作亦復可笑

人只知春梅器小暴戾弄驕使勢執知其二段冷煖苦心別有所用人家妻妾

倚在床上，面朝裡睡，又不敢叫，直待他翻身，才纔請他有了粥兒在此，請奶吃粥。春梅把眼合着，不言語。海棠又叫道：「粥曉冷了，請奶吃。」起來吃粥。孫二娘在旁說道：「大奶，你這半日沒吃甚麼，這回你覺好些，且起來吃些箇。」那春梅一砧碌子扒起來，教奶子拏過燈來，取粥在手，只呷了一口，往地下只一推，早是不曾把家伙打碎，被奶子接住了，就大吆喝起來。向孫二娘說：「你平白叫我起來吃粥，你看賊奴才熬的好粥，我又不坐月子，熬這照面湯來與我吃，怎麼分付奶子金匱，你與我把這奴才臉上打與他四箇嘴巴。」當下真箇把海棠打了四箇嘴巴。孫二娘便道：「奶，你不去吃粥，却吃些甚麼兒，却不餓着你？」春梅道：「你教我吃，我心內攔着吃不下。」去良久，叫過小丫鬟蘭花兒來，分付道：「我心內想些雞尖湯兒吃，你去廚房內對那淫婦奴才，教他洗手做碗好雞尖湯兒與我吃，教他多放些酸。」

但作此
能便有
可疑

緩入
題不飲
與人看
破

嫌好道
惡強尋
半端似
從會作
連打部
關西中
化來

笋做的酸。上辣。上辣。的我吃。孫二娘便說。奶。上分付他教。雪娥做去。你心下
想吃的。就是藥。這蘭花不敢怠慢。走到厨下對雪娥說。奶。上教你做雞尖
湯。快些做。等着要吃哩。原來這雞尖湯。是雞脯翅的尖兒。碎切的。做成
湯。這雪娥一面洗手剔甲。旋宰了兩隻小雞。退刷乾淨。剔選翅尖。用快刀
碎切成絲。加上椒料。葱花。芫荽。酸笋。油醬之類。搗成清湯。盛了兩甌兒。用
紅漆盤兒。熱騰。上蘭花。擎到房中。春梅燈下看了。呷了一口。怪叫。大罵。起
來。你對那淫婦。奴才說去。做的甚麼湯。精水寡淡。有些甚味。你們只教我
吃。平白叫我惹氣。慌的蘭花生怕。打連忙走到厨下對雪娥說。奶。上嫌湯
淡。好不罵哩。這雪娥一聲兒不言語。忽氣吞聲。從新洗鍋。又做了一碗。多
加了些椒料。香噴。上教蘭花。拿到房裡來。春梅又嫌忒鹹了。擎起來。照地
下。只一潑。早是蘭花躲得快。險些兒潑了一身。罵道。你對那奴才說去。他

不憤氣。做與我吃。這遭做的不好。教他討分曉。這雪娥聽見。千不合。萬不
合。悄悄說了一句。姐姐。幾時這般大了。就抖擻起人來。不想蘭花回到房
裡。告春梅說了。這春梅不聽便罷。听了此言。登時柳眉剔豎。星眼圓睜。咬
碎銀牙。通紅了粉面。大叫與我採將那淫婦。奴才來。須臾使了妳娘。丫鬢
三四個。登時把雪娥拉到房中。春梅氣狠狠的。一手扯住他頭髮。把頭上
冠子。踉了罵道。淫婦。奴才。你怎的說。幾時這般大。不是你西門慶家。擡舉
的我。這般大。我買將你來。伏侍我。你不憤氣。教你做。口子湯。不是精淡。就
是苦鹹。你倒還對着丫頭說。我幾時恁般大起來。搜搜索索。落我。要你何用。
一面請將守備來。採雪娥出去。當天井跪着。前邊叫將張勝。李安。旋剝褪
去衣裳。打三十六棍。兩邊家人。點起明晃。上燈籠。張勝。李安。各執大棍。伺
候。那雪娥。只是不肯脫衣裳。守備恐怕氣了。他在跟前不敢言語。孫二娘

要拔去
眼中釘
我不得
不狠毒
恁要之
以子株
之以命
赤覺太
濼皮無
賴矣

在旁邊再三勸道。隨大奶奶分付打他多少。免褪他小衣罷。不爭對着下人脫去他衣服。他爺体面上不好看的。只望媽上高擡貴手。委的他的不是了。春梅不肯定要去他衣服。打說道。那箇攔我。我把孩子先摔殺了。然後我也一條繩子吊死就是了。留着他便是了。于是也不打了一頭撞倒在地。就直挺挺的昏迷不省人事。守備說的連忙扶起。說道。隨你打罷。沒的氣着你當下可憐。把這孫雪娥拖番在地。褪去衣服。打了三十大棍。打的皮開肉綻。一面使小牢子半夜叫將薛嫂兒來。即時整身領出去辦賣。春梅把薛嫂兒叫在背地分付。我只要八兩銀子。將這淫婦奴才好。反與我賣在娼門。隨你轉多少。我不管你。你若賣在別處。我打听出來。只休要見我。那薛嫂兒道。我靠那裡過日子。却不依你說。當夜領了雪娥來家。那雪娥悲上切切。整哭到天明。薛嫂便勸道。你休哭了。也是你的晦氣。冤家。

撞在一處。老爺見你到罷了。只恨你與他有些舊仇舊恨。折挫你連老爺也做不得主兒。見他有孩子。凡事依隨他。正經下邊孫二娘也讓他幾分。常言拐米倒做了倉官。說不的了。你休氣哭。雪娥收淚謝薛嫂。只望早晚尋箇好頭腦我去。只有飯吃罷。薛嫂道。他千萬分付。只教我把你送在娼門。我養兒養女也要天理。等我替你尋箇單夫。或嫁箇小本經紀人家。養活得你來也罷。那雪娥千恩萬福謝了。薛嫂過了兩日。只見隣居一箇開店張媽走來。叫薛媽。你這壁廂有甚娘子。怎的哭的悲切。薛嫂便道。張媽請進來坐。說道。便是這位娘子。他是大人家出來的。因和大娘子合不着。打發出來。在我這裡嫁人。情愿箇單夫。獨妻。免得惹氣。張媽上道。我那邊下着一箇山東賣綿花客人。姓潘。排行第五。年三十七歲。幾車花果。常在老身家安下。前日說他家有箇老母。有病七十多歲。死了渾家半年。

光景没人伏侍再三和我說替他保頭親事並無相巧的。我看來這位娘子年紀到相當。嫁與他做箇娘子罷。薛嫂道不瞞你老人家說。這位娘子大人家出身不拘粗細都做的。針指女工自不必說。又做的好湯水。今纔三十五歲。本家只要三十兩銀子。倒好保與他罷。張媽道。有箱籠沒有。薛嫂道。止是他隨身衣服簪環之類。並無箱籠。張媽道。既是如此。老身回去對那人說。教他自家來看一看。說畢吃茶坐回去了。晚夕對那人說了。次日飯罷以後。果然領那人來相看。一見了雪娥好模樣兒。年小一口。就還了二十五兩。另外與薛嫂一兩媒人錢。薛嫂也沒爭競。就兌了銀子。寫了文書。晚夕過去。次日就上車起身。薛嫂教人改換了文書。只兌了八兩銀子。交到府中。春梅收了。只說賣與姐門去了。那人娶雪娥到張媽家。止過得一夜。到第二日五更時分。謝了張媽。作別上了車。逕到臨清去。

八六

了。此是六月天氣。日子長。到馬頭上。纔日西時分。到于酒家店。那裡有百十間房子。都下着各處遠方來的。窠子銜銜唱的。這雪娥一領入一箇門戶。半間房子。裡面炕上坐着個五六十歲的婆子。還有箇十七八頂老丫頭。打着盤頭。揷髻。抹着鉛粉紅唇。穿着一弄兒軟絹衣服。在炕上彈弄琵琶。這雪娥看見。只叫得苦。纔知道那漢子潘五。是箇水客。買他來做粉頭。起了他第名叫玉兒。這小妮子名喚金兒。每日拏斷鑼兒。出去酒樓上接客。供唱。做這道路營生。這潘五進門。不問長短。把雪娥先打了一頓。睡。了兩日。只與他兩碗飯吃。教他學樂器彈唱。學不會。又打打得身上青紅。遍了。引上道兒。方與他好衣穿。粧点打扮。門前站立。倚門獻笑。眉目嘲人。正是遺踪堪入時人眼。不買胭脂昼牡丹。有詩為証。

窮途無奔更無投

南去北來休便休

免打後
睡既醒
復餓教
法大奇

一夜彩雲何處散

夢隨明月到青樓

這雪娥在酒家店也是天假其便。一日張勝被守備差遣往河下買幾十石酒麪。宅中造酒。這酒家店坐地虎劉二看見他姐夫來。連忙打掃酒樓。乾淨在上等閣兒裡。安排酒殺杯盤。請張勝坐在上面飲酒。酒博士保兒篩酒稟問。二叔下邊叫那幾箇唱的上來通酒。劉二分付叫王家老姐兒。趙家嬌兒。潘家金兒。玉兒。四箇上來。伏侍你張姐夫。酒博士保兒應諾下樓。不多時。只听得胡梯畔笑聲兒。一般兒四箇唱的。打扮得如花似朵。都穿着輕紗軟絹衣裳上的樓來。望上拜了四拜。立在旁邊。這張勝猛睜眼觀看。內中一箇粉頭。可霎作怪。到相老爺宅裡打發出來的那雪娥娘子。他如何做這道路在這裡。那雪娥亦眉眼掃見是張勝。都不做聲。這張勝便問劉二。那箇粉頭是誰家的。劉二道。不瞞姐夫。他是潘五屋裡玉兒。金



兒這箇是王老姐。一箇是趙嬌兒。張勝道。這潘家玉兒。我有些眼熟。因叫他近前。悄悄問他。你莫不是雪姑娘麼。怎生到于此處。那雪娥聽見他問。便簇地兩行淚下。便道。一言難盡。如此這般。具說一遍。被薛嫂攔瞞。把我賣了二十五兩銀子。賣在這裡。供筵席。唱接客。迎人。這張勝平昔見他生的好。常是懷心。這雪娥席前慇懃勸酒。兩箇說得入港。雪娥和金兒不免拏过琵琶來。唱箇詞兒。與張勝下酒。唱畢。彼此穿盃換盃。倚翠偎紅。吃得酒濃時。常言。世財紅粉。歌樓酒。誰為三般事。不迷。這張勝就把雪娥來愛了。兩箇晚夕。留在閣兒裡。就一處睡了。這雪娥枕邊風月。耳畔山盟。和張勝儘力盤桓。如魚似水。百般難述。次日起來梳洗了頭面。劉二又早安排酒殺上來。與他姐夫。扶頭大盤大碗。饗食一頓。收起行裝。喂飽頭口。裝載米麪。伴當跟隨。臨出門。與了雪娥三兩銀子。分付劉二。好生看顧他。休教

人欺負自此以後張勝但來河下就在酒家店與雪娥相會往後走出去每月與潘五幾兩銀子就包住了他不許接人那劉三自急要圖他姐夫歡喜連房錢也不問他要了各窠窩刮刷將來替張勝出包錢包定雪娥柴米有詩為証

豈料當年縱意為

貪淫倚勢把心欺

禍不尋人人自取

色不迷人人自迷

第九十五回

玳安兒竊玉成婚

吳典恩負心被辱

寺廢僧居少

橋灘客過稀

家貧奴負主

官儒更相欺

水淺魚難任

林稀鳥不棲

人情皆若此

徒堪悲復妻

話說孫雪娥賣在酒家店為娼不題却說吳月娘自從大姪死了告了陳敬濟一狀大家人來昭也死了他妻一丈青帶着小鐵棍兒也嫁人去了

讀來覺一種妻過人

來與兒看守門戶房中繡春與了王姑子做徒弟出家去了那來與兒自

從他媳婦惠秀死了一向沒有妻室娘子如意兒要便引着孝哥兒在他

屋裡頑耍吃東西來與兒又打酒和娘子吃兩箇粥勺來去就刮刺上了

非止一日但來前逐婦入後逐就臉紅月娘察知其事罵了一頓家醜不

可外揚與了他一套衣裳四根簪子揀了箇好日子就與來與兒完房做

了媳婦了向日上竈看哥兒後逐扶持到夜間往前逐他屋裡睡去一日

八月十五日月娘生日有吳大姪二姪子并三箇姑子都來與月娘做生

日在後逐堂屋裡吃酒晚夕都在孟玉樓住的廂房內听宣卷到二更時

分中秋兒便在後逐竈上看茶繇着月娘叫都不應月娘親自走到上房

裡只見玳安兒正接着小玉在炕上幹得好看見月娘推開門進來慌的

湊手脚不迭月娘便一声兒也沒言語只說得一声臭肉兒不在後逐看

玳安小玉不為奇亦奇在月娘

看見一
聲不做
寫溺爰
如畫

以小玉
配玳安
雖溺爰
亦亦是
理推正

茶去。且在這裡做甚麼哩。那小玉道：我中秋兒竈上頓茶哩。低着頭往後逃去了。玳安便走出儀門往前逐來。過了兩日，大妗子、二妗子、三箇女僧都家去了。這月娘把來與兒房騰出收拾了，與玳安住，却教來與兒搬到來昭屋裡看守大門去了。替玳安做了兩床鋪蓋，一身裝新衣服，盪了一頂新網新帽，做了雙新靴襪，又替小玉編了一頂髮髻，與了他幾件金銀首飾，四根金頭銀腳簪，環墜戒指之類，兩套段絹衣服，擇日就配與玳安兒做了媳婦。白日裡還進來在房中答應，只晚夕臨闕儀門時便出去。和玳安歇去。這丫頭揀好東好西甚麼不拏出來和玳安吃。這月娘當看見只推不看見，常言道：溺爰者不明，貪得者無厭。羊酒不均，駟馬奔鎮，處家不正，奴婢抱怨。却說平安兒見月娘把小玉配與玳安，衣服穿戴勝似別人，他比玳安倒大兩歲，今年二十二歲，倒不與他妻室，一且在假當舖

看見傅夥計當了人家一副金頭面，一柄鍍金鈎子，當了三十兩銀子。那家只把銀子使了一箇月，加了利錢就來贖討。傅夥計同玳安尋取來，放在舖子大櫥櫃裏，不隄防這平安兒見財起心，就連匣兒偷了，走去南瓦子裡武長腳家，有兩箇私窠子，一箇叫薛存兒，一箇叫伴兒，在那裡歇了兩夜。忘八見他使錢兒猛大匣子，蹙着金頭面，撇着銀挺子，打酒買東西，報與土番，就把他截在屋裡，打了兩箇耳刮子，就拏了，也是合當有事，不想吳典恩新陞巡簡，騎着馬頭裡打着一對板子，正從街上過來，看見問拴的甚麼人，土番跪下稟說：如此這般，拐帶出來，瓦子裡宿娼，拿金銀頭面行使小的，可疑拿了。吳典恩分付與我帶來審問。一面拏到巡簡所兒內，吳典恩坐下，兩逐弓皂排列，土番拴平安兒到根前，認的是吳典恩。當初是他家夥計已定見了我就放的，開口就說：小的是西門慶家平安兒。

吳典恩道你既是他家人。拏這金東西在這坊子裡做甚麼。平安道小的
大娘借與親戚家頭面戴。使小的取去。來晚了。城門閉了。小的投在坊子
權借宿一夜。不料被土番拏了。吳典恩罵道。你這奴才胡說。你家這般頭
面多金銀。庶教你這奴才把頭面拿出來。老婆家歇宿行使。想必是你偷
盜出來的。趁早說來。免我動刑。平安道。委的親戚家借去。頭面家中大娘
使我討去。來並不敢說謊。吳典恩大怒罵道。此奴才真賊。不打如何肯認。
喝令左右與我拿夾棍夾這奴才。一面套上夾棍。夾的小厮猶如殺猪叫。
叫道。爺休夾小的。寺小的實說了罷。吳典恩道。你只實說。我就不夾你。平
安兒道。小的偷的假當舖當的人家一副金頭面。一柄鍍金鈎子。吳典恩
問道。你因甚麼偷出來。平安道。小的今年二十二歲。大娘許了替小的娶
媳婦兒。不替小的娶家中使的玳安兒。小厮纔二十歲。倒把房裡丫頭配

欠毛求
無恥非
必欲恩
將仇報
只一味
貪利情
急或不
覺耳

與他完了房。小的因此不憤。纔偷出假當舖。這頭面走了。吳典恩道。想必
是這玳安兒。小厮與吳氏有奸。纔先把丫頭與他配了。你只實說。沒你的
事。我便饒了你。平安兒道。小的不知道。吳典恩道。你不實說。與我撥起來。
左右套上拶子。慌的平安兒沒口子說道。爺休拶小的。寺小的說就是了。
吳典恩道。可又來。你只說了。須沒你的事。一面放了拶子。那平安說。委的
俺大娘與玳安兒有好。先要了小玉丫頭。俺大娘看見了。就沒言語。倒與
了他許多衣服首飾東西。配與他完房。這吳典恩一面令吏典上來抄了
他口詞。取了供狀。把平安監在巡簡司。寺着出牌提吳氏玳安小玉來審
問這件事。那日却說鮮當舖櫥櫃裡不見了頭面。把傳夥計說慌了。問玳
安。玳安說。我在生菓舖子裡吃飯。我不知道。傳夥計道。我把頭面匣子放
在櫥裡。如何不見了。一地裡尋平安兒。尋不着。急的傳夥計插香賭誓。那

家子討頭面傳夥計只推還沒尋出來哩那人走了幾遍見沒有頭面只顧在門前嚷鬧說我當了一箇月本利不少你的你如何不與我頭面鈎子值七八十兩銀子傳夥計見平安兒一夜不來家就知是他偷出去了四下使人找尋不着那討頭面主兒又在門首嚷亂對月娘說賠他五十兩銀子那人还不肯說我頭面值六十兩鈎子連寶石珠子鑲嵌共值十兩該賠七十兩銀子傳夥計又添了他十兩还不肯定要與傳夥計合口正開時有人來報說你家平安兒偷了頭面在南瓦子養老婆被吳巡簡拏在監裡还不教人快認贓去這吳月娘聽見吳典恩做巡簡是咱家舊夥計一面請吳大舅來商議連忙寫了領狀第二日教傳夥計領贓去有了原物在省得兩家賴傳夥計拏狀子到巡簡司突承望吳典恩看時分上領得頭面出來不想反被吳典恩老狗奴才儘力罵了一頓叫皂隸

至此
吳典恩
老狗奴才

以此
寺做作
皆其妙
法不以
為妙法
决做不
出

拉倒要打褪去衣裳把屁股脱了半日饒放起來說道你家小廝在這裡供出吳氏與玳安許多奸情來我這裡申過府縣還要行牌提取吳氏來對証你這老狗骨頭还敢來領贓倒吃他千奴才老狗罵將出來說的就往家中走不迭來家不敢隱諱如此這般對月娘說了月娘不听便罷听了正是分開八塊頂梁骨傾下半桶冰雪來慌的手脚麻木又見那討頭面人在門前大嚷大鬧說道你家不見了我頭面又不與我原物又不賠我銀子只反哄着我兩頭來回走今日哄我去領贓明日寺領頭面端的領的在那裡這寺不合理那傳夥計陪下情將好言央及安撫他畧從容兩日就有頭面出來了若無原物加倍賠你那人說寺我回聲當家的去說畢去了這吳月娘愛上加愛眉頭不展使小廝請吳大舅來商議教他尋人情對吳典恩說掩下這樁事罷吳大舅說只怕他不受人情要些賄

賂打点他。月娘道：「他當初這官，還是咱家照顧他的，還借咱家一百兩銀子。文書俺爹也沒收他的。」今日反恩將讐報起來。吳大舅說：「姐，說不的那話了。從來忘恩背義，纔一箇兒也怎的。」吳月娘道：「累及哥，上緊尋箇路兒，寧可送他幾十兩銀子，領出頭面來，還了人家，省得合口費舌。」打發吳大舅吃了飯去了。月娘送哥到大門首，也是合當事情湊巧，只見薛嫂兒提着花箱兒，領着一箇小丫頭過來。月娘叫住，便問老薛你往那裡去。怎的一向不來走走。薛嫂道：「你老人家到且說的好。這兩日好不忙哩，偏有許多頭緒兒。咱家小奶，那裡使牢子大官兒，叫了好幾遍，還不得空兒去哩。」月娘道：「你看媽，上撒風，他又做起俺小奶來了。」薛嫂道：「如今不做小奶，倒做了大奶奶了。」月娘道：「他怎的倒大奶？」薛嫂道：「你老人家还不知道，他好小造化兒，自從生了哥兒，大奶也死了，守備老爺

就把他扶了正房，做了封贈娘子。正經二奶，孫氏不如他，手下買了兩箇奶子，四箇丫頭扶侍，又是兩箇房裡得寵學唱的姐兒，都是老爺收用過的。要打時就打，老爺敢做主兒，自恁還恐怕氣了他。那日不知因甚麼，把雪娥娘子打了一頓，把頭髮都掃了，半夜叫我去領出來，賣了八兩銀子。今日我還睡哩，又使牢子叫了我兩遍，教我快往宅裡去，問我要兩副大翠重雲子鈿兒，又要一副九鳳鈿兒，先與了我五兩銀子，銀子不知使的那裡去了，還沒送與他生活去哩。這一見了我，還不知怎生罵我哩。月娘道：「你到後邊尋我瞧，怎樣翠鈿兒，一面讓薛嫂到後邊坐下。薛嫂打開花箱，取出與吳月娘看，只見做的好樣兒。金翠掩映，背面貼金。那箇鈿兒，每箇鳳口內啣着一掛寶珠牌兒，十分奇巧。」薛嫂道：「只這副鈿兒，做著本錢三兩五錢銀子，那副重雲子的，只一兩伍錢銀子，還沒尋他的錢。」

說着只見玳安走來對月娘說討頭面的又在前邊嚷哩說等不的領贓領到幾時若明日沒頭面要和傅二叔打了到箇去處理會哩傅二叔心裡不好往家去了那人嚷了回去了薛嫂問是甚麼勾當月娘便長吁了一口氣如此這般告訴薛嫂說平安兒奴才偷去印子鋪人家當的一副金頭面一副鍍金鈎子走在城外坊子裡養老婆被吳巡簡拏住監在監裡人家來討頭面沒有在門前嚷鬧吳巡簡又勒指刁難不容俺家領贓又要打將夥計來要錢白尋不出箇頭腦來死了漢子敗落一齊來就這寺被人欺負好苦也說着那眼中淚紛紛落將下來薛嫂道好奶上放着路兒不會尋咱家小奶上你這裡寫箇帖兒寺我對他說聲教老爺差人分付巡簡司莫說一副頭面就十副頭面也討去了月娘道周守備他是武職官怎管的着那巡簡司薛嫂道奶上你還不知道如今周爺朝廷新

此情此景不得不哭

與他的勅書好不管的事情寬廣地方河道軍馬錢糧都在他手裡打躬遞手本又河東水西捉拏強盜賊情正在他手裡月娘听了便道既然管着老薛就累你多上稟龐大姐說聲一客不煩二主教他在周爺面前美言一句兒問巡簡司討出頭面來我破五兩銀子謝你薛嫂道好奶上錢恁中使我見你老人家剛纔悽惶我到下意不去你教人寫了帖兒寺我到府裡和小奶上說成了隨你老人家不成我還來回你老人家話這吳月娘一面叫小玉擺茶與薛嫂吃薛嫂兒道不吃罷你只教大官兒寫了帖兒來你不知我一身的事哩月娘道你也出來這半日了吃了點心兒去小玉即便放早兒擺上茶食來月娘陪他吃茶薛嫂兒遞與了頭兩箇點心吃月娘問了頭幾歲了薛嫂道今年十二歲了不一時玳安前邊寫了說帖兒薛嫂兒吃了茶放在袖內作辭月娘提着花箱出門逕到守備

寶日豈
係聚貴
來方帶
稀

府中春梅還在煖床上睡着沒起來哩。只見大丫鬟月桂進來說：「老薛來了。」春梅便叫小丫頭翠花把裡面廳寮開了。日色照的紗廳十分明亮。薛嫂進來說道：「奶上這咱還未起來，放下花箱便磕下頭去。」春梅道：「不當家化化的，磕甚麼頭？」說道：「我心裡不自在，今日起來的遲些。」問道：「你做的翠雲子和九鳳鈿兒，拏了來不曾？」薛嫂道：「奶上這兩副鈿兒好不費手。昨日晚夕我纔打翠花鋪裡討將來。今日要送來，不想奶上又使了牢子去。一面取出來與春梅過目。」春梅還嫌翠雲子做的不十分現撒，還放在紙匣兒內，交與月桂收了。看茶與薛嫂兒吃。薛嫂便叫小丫鬟進來與奶上磕頭。春梅問是那裡的。薛嫂兒道：「二奶上和我說了好幾遍，說荷花只做的飯，教我替他尋個小孩子，學做些針指。我替他領了這箇孩子來了。到是鄉裡人家女孩兒，今女纔十二歲，正是養材兒。」春梅道：「你亦發替他尋箇。」

城裡孩子還伶俐些。這鄉裡孩子曉的甚麼。因問這丫頭要多少銀子。薛嫂兒道：「要不多，只四兩銀子。」他老子要投軍使，春梅叫海棠你領到二娘房裡去。明日兌銀子與他罷。又叫月桂大壺內有金華酒，篩來與薛嫂兒盪寒。再有甚麼心拏一盒，子與他吃。省得他又說大清早辰拏寡酒灌他。薛嫂道：「桂姐且不要篩上來，等我和奶奶說了話着。」剛纔也吃了些甚麼。來了。春梅道：「你對我說在誰家吃甚來？」薛嫂道：「剛纔大娘那頭留我吃了些甚麼來了。如此這般，望着我好不哭哩。」說平安兒小厮偷了印子鋪內人家當的金頭面，還有一把鍍金鈎子，在外面養老婆吃番子。拏在巡簡司搜打。這裡人家又要頭面，嚷亂。那吳巡簡舊日是咱那裡夥計，有爹在日照顧他的官。今日一旦反面無恩，夾打小厮攀扯人，又不容這裡領贖。要錢纔把傳夥計打罵將來。說的夥計不好了，躲的往家去了。央我來多。」

春梅不念旧惡一說便肯亦自可入

以灌酒作戲愛妙則效矣然微露小器

多上稟你老人家可憐見舉眼兒無親的教你替他對老爺說聲領出頭面來交付與人家去了大娘親來拜謝你老人家春梅問道有箇帖兒沒有不打緊你爺出巡去了怕不的今晚來家等我對你爺說薛嫂兒道他有說帖兒在此向袖中取出春梅看了順手就放在牕戶檯上不一時托盤內拏上四樣馥飯菜蔬月桂拏大銀鍾滿滿斟了一鍾流沿兒遞與薛嫂薛嫂道我的奶奶我怎推的這大行貨子春梅笑道比你家老頭子那大貨差些兒那箇你倒推了這箇你倒推不的好友與我推了要不吃月桂你與我捏着鼻子灌他薛嫂道你且拏了點心與我打箇底兒着春梅道這老媽子單管說謊你纔說吃了來這回又說沒打底兒薛嫂道吃了他兩箇茶食這咱還有哩月桂道薛媽你且吃了這大鍾酒我拏點心與你吃俺奶怪我沒用要打我哩這薛嫂沒奈何只得灌了一鍾覺心

光戲作戲老羞臉和臉騙去裝子賊甚

頭小鹿兒劈跳起來那春梅椒箇嘴兒又叫海棠斟滿一鍾教他吃薛嫂推過一邊說我的那娘我却一點兒也吃不的了海棠道你老人家推了月桂姐一下子不推我一下子奶奶要打我那薛嫂兒慌的直撇兒跪在地下春梅道也罷你拏過那餅與他吃了教他好吃酒月桂道薛媽誰似我恁疼你留下恁好玫瑰果餡餅兒與你吃就拏過一大盤子頂皮酥玫瑰餅兒來那薛嫂兒只吃了一箇別的春梅都教他袖在袖子裡到家稍與你家老王八吃薛嫂兒吃了酒蓋着臉兒把一盤子火薰肉醃臘鵝都用草紙包裹塞在袖內海棠使氣白賴又灌了半鍾酒見他嘔吐上來纔收過家伙不要他吃了春梅分付明日來討話說父丫頭銀子与你痛出門春梅又分付媽你休推奪裝啞那翠雲子做的不好明日另帶兩副好的我瞧薛嫂道我知道奶奶叫箇大姐送我送看狗咬了我腿春

梅笑道俺家狗都有眼只咬到骨禿根前就住了一面使蘭花送出角門來話休饒舌周守備至日落時分出巡來家進入後所左右丫鬟接了冠服進房見了春梅小衙內心中欢喜坐下月桂海棠拏茶吃了將出巡之事告訴一遍不一時放桌兒擺飯飯罷掌上燭安排盃酌飲酒因問前邊沒甚事春梅一面取過薛嫂拿的帖兒來與守備看說吳月娘那邊如此這般小厮平安兒偷了頭面被吳巡簡拏住監禁不容領贖只拷打小厮攀扯誣賴吳氏奸情索要銀兩呈詳府縣寺事守備看了說此事正是我衙門裡事如何呈詳府縣吳巡簡那厮這寺可惡我明日出牌連他都捉來發落又說我聞得吳巡簡是他門下夥計只因往東京与蔡太師進禮帶挈他做了這箇官如何倒要誣害他家春梅道正是這寺說你替他明日乞罷一宿晚景題過次日旋教吳月娘家補了一紙狀當所出了箇

大花欄批文用一箇封套裝了上批山東守禦府為失盜事仰巡簡司官連人解贖繳右差虞侯張勝李安准此當下二人領出公文來先到吳月娘家月娘管待了酒飯每人與了一兩銀子鞋腳錢傳夥計家中睡倒了吳二舅跟隨到巡簡司吳巡簡見平安監了兩日不見西門慶家中人來打點正教吏典做文書申呈府縣只見守禦府中兩箇公人倒了拏出批文來與他見封套上朱紅筆標着仰巡簡司官連人解贖折開見裡面吳氏狀子○大○快○人○意○說慌了反賠下情與李安張勝每人二兩銀子隨即做文書解人上去到于守備府前伺候半日待的守備升所兩邊軍牢排下然後帶進人去這吳巡簡把文書呈遞上去守備看了一遍說此是我衙門裡事如何不申解前來只顧延捱監滯顯有情弊那吳巡簡稟道小官終待做文書申呈老爺案下不料老爺鈞批到了守備喝道你這狗官可惡多大官

春梅落
得做君
子吳典
恩廷了
做小人
古語信
太
傷夥計
至死如
一亦小
人中之
難得者
也

職這等欺玩法度。抗違上司。我欽奉朝廷勅命。保障地方。巡捕盜賊。提督軍務。兼管河道。職掌開載已明。你如何拏了這件。不行申解。妄用刑杖。拷打犯人。誣攀無辜。顯有情弊。那吳巡簡听了。摘去冠帽。在階前只顧磕頭。守備道。本當叅治你這狗官。且饒你這遭。下次再若有犯。定行叅究。一面把平安提到所上。說道。你這奴才。偷盜了財物。還肆言謗。王人家都是你恁般。也不敢使奴才了。喝令左右。與我打三十大棍。放了。將贓物封貯。教本家人來領去。一面喚進吳二舅來。遞了領狀。守備這裡。還差張勝。拏帖兒同送到西門慶家。見了分上。吳月娘打發張勝酒飯。又與了一兩銀子。走來府裡。回了守備。春梅話。那吳巡簡。乾拏了平安兒一場。倒折了好幾兩銀子。月娘還了那人家頭面鈎子兒。是他原物。一聲兒沒言語去了。傳夥計到家。傷寒病。睡倒了。只七日光景。調治不好。嗚呼哀哉。死了。月娘兒

評五兩
與三
兩數

這等合氣。把印子舖。只是收本錢贖討。再不解當出銀子去了。止是教吳二舅同玳安在門首。生蒸舖子。日逐博得來家中盤纏。此事表過不題。一日。吳月娘。叫將薛嫂兒來。與了三兩銀子。薛嫂道。不要罷傳的。府裡奶。怪我。月娘道。天不使空人。多有累你。我見他不題出來。就是了。于是買了四盤下飯。宰了一口鮮猪。一壇南酒。一疋紵絲尺頭。薛嫂押着來守備府中。致謝春梅。玳安穿着青絹摺兒。拿着禮帖兒。薛嫂領着。逕到後堂。春梅出來。戴着金梁冠兒。上穿繡襖。下着錦裙。左右丫鬟。養娘侍奉。玳安扒倒地下。磕頭。春梅分付。放桌兒。擺茶食。與玳安吃。說道。沒甚事。你奶。免了罷。如何又費心。送這許多禮來。你周爺已定不肯受。玳安道。家奶。說前日平安兒這場事。多有累周爺。周奶。費心。沒甚麼些少微禮兒。與爺奶。奶賞人罷了。春梅道。如何好受的。薛嫂道。你老人家若不受。惹那頭。又怪

我春梅一面又請進守備來計較了。止受了猪酒下飯。把尺頭回將來了。與了玳安一方手帕。三錢銀子。擡盒人二錢。春梅因問你奶上哥兒好麼。玳安說哥兒好。不會要子兒哩。又問玳安兒你幾時歸心頭去。包了網巾。幾時和小玉完房來。玳安道是八月內來。春梅道到家多項上你奶上多謝了重禮。待要請你奶上來坐坐。你周爺早晚又出巡去。我到過年正月裡哥兒生日。我往家裡來走走。玳安道你老人家若去。小的到家對俺奶奶說。到那日來接奶上。說畢打發玳安出門。薛嫂便向玳安兒說。大官兒你先去罷。奶上還要與我說話哩。那玳安兒押盒担回家。見了月娘說。如此這般。春梅姐讓到後邊。管待茶食。吃問了回哥兒好。家中長短。與了我一方手帕。三錢銀子。擡盒人二錢銀子。多項上奶奶多謝重禮。都不受來。被薛嫂兒和我再三說了。總受了下飯猪酒。擡回尺頭。要不是請奶上过。

普逐出
門惟恐
不去今
聞其來
便疑其
不可理
之幸世
情公爰
先自月
娘起他
尚何光

去坐坐。一兩日周爺出巡去。他日到過年正月孝哥生日。要來家裡走走。又告說他住着五間正房。穿着錦裙繡襖。戴着金梁冠兒。出落的越發胖大了。手下好小丫頭。姣子侍奉。月娘問他。其實說明年往咱家來。玳安兒道。委實對我說來。月娘道。到那日咱這邊使人接他去。因問薛嫂怎的還不來。玳安道。我出門他還坐着說話。教我先來了。自此兩家交往不絕。正是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有詩為証。

得失榮枯命裡該
皆因年月日時裁
胸中有志應須至
囊裡無財莫論才